

卷九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目錄

奮字卷之一

第一回

三首詩寫書門大意

十觥酒賀聖教功臣

第二回

看書眼急雨淋瓠子之頭

揮塵雄談冷水澆葫蘆之背

第三回

燈下茶毘兩個淫僧

虎足從風結識一條好漢

第四回

未濟衣報德

劉璇姑降志酬恩

書名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一百五十二回 活字印本
撰者 清 夏敬渠 撰
卷 卷九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88
編號 D86640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8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第一奇書野叟曝言一百五十二回 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0 1 2 3 4 5 6 7 8 9 10

五十四

双紅堂
小説
88(26)

第五十五回

全局忽翻狠鞭箠苦了一條光棍

現鐘不撞空花燭難為兩箇新娘

素臣等哭時南昌府南昌縣書役紛紛的都來料理替任公戴上行柳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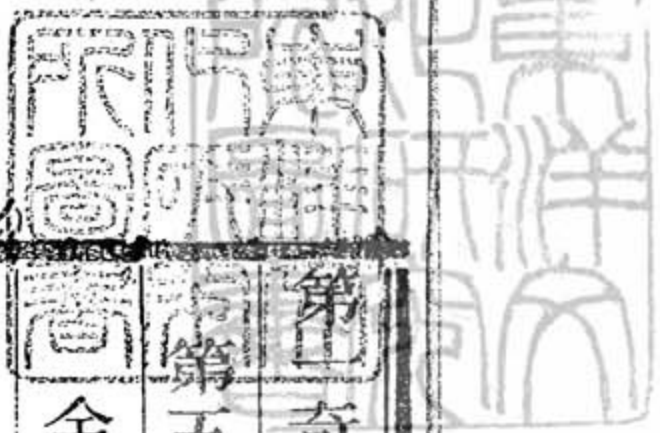
上鐵鏈素娥湘靈也上了手鐐晴霞願隨上路也扣了一條細鍊素臣是

兩條大鐵鏈雙關鎖起極力周到總使人心死氣絕收拾完備只見一扛

一扛的花紅緞疋豬羊菓品雞鵝海菜挑將進去又是幾十隻戲箱一班

蘇州小戲子幾十個脚色都是一色打扮穿紅著綠頭上梳著髻兒一般

的玉簪關頭絲鞋淨襪俊刮不過此二事與逼法無涉何必細寫然不寫便是空漏且苦人見樂事愈益其苦不



逼之逼乃是日王都堂及司道各官替廖監簪花送行只等發放過這起

公事便開場做戲任公暗想只怕還有救星一來廖監歡喜頭上二來王

都堂做主人或可方便少刻一位官兒過來與任公施禮任公認得是南

昌縣的巡檢手中拏著批文是押解任公進京的看那批文已填本日起

解知都堂不能為力把一片妄想心重複收起是把讀者妄想心收起向

那巡檢再三致意託他一路照管巡檢快快而去巡檢不便索錢停一會

便是許多解差前來叩頭討賞任公道我是窮官實無出處那些差役便

囉嗶起來道靠山映山靠水喫水老爺為民的人也該體貼人情此去京

中有三千多路終不成癩了肚皮去家中老婆男女又叫誰人養活解差

與巡檢快快任公正在没法只見噹噹的鋪兵鑼遠遠喝道之聲一對對

的金爪月斧全副執事八人顯轎擡着廖監而來那些差役就不敢亂嚷

四散站開任公等一行人看着廖監進去把極天冤苦霎時提上心來重

新哭起水夫人是女聖賢素臣是奇男子任公心如刀割尙礙觀瞻哭猶

較可古心素臣同氣情深鸞吹感恩心切哭得已是利害更有那任夫人

憂夫憂女憂婿素娥既憂自己又憂素臣湘靈既捨不得母親妹子又愁

父親老年病體受不得長途困頓兼恐素臣要受毒刑自己入京性命不

保這場痛哭方是鐵人斷腸石人下淚反逼之勢透足十分正是

滿地狂風吹齒菴 一池亂棒打鴛鴦錦囊佳句

眾人正在哭泣府縣官到來呈遞手本文書解批兵牌并諸般刑法把人

犯解將進去聽候點名讀者至此其下文如何作威如何倔強如何受刑

如何發放大約可瞭然於心瞭然於目而不圖下

文之奇變有出於夢想所不及到者真絕世奇文 廖監問王都堂這些人都叫來則甚醉邪睡邪如魯人之

善忘儼若隔世此種問頭豈夢想所及到 王都堂道昨日老公公吩咐將任信等起解還要拷

打孫盛廖監大笑道這又奇了反以為奇可謂奇透天門咱怪孫盛一肚皮的大話說

這一聲原是嚇唬他的話怎便認真起來反怪別人認真奇極此豈夢想所到這任先兒原

是好官咱從前失敬了他忽稱任信為任先兒且奉以好官自悔失敬此等變頭又豈夢想所及到這件事咱

昨日已訪明了昨日尚欲處死孫盛想是夜間入夢訪確任先兒愛這孫盛才學不論相貌願

把女兒嫁他因未家結姻在先故雙嫁過去忽如任信吐舌於口此豈夢想所及到他兩箇

既嫁了孫盛那有再進與萬歲爺的道理咱雖是內官這條款敢也知道

忽而明白條款也不忍折散他已成的婚姻忽而體貼人情孩子們把各人的刑具都替

咱開了好好的回去罷忽而輕憐緩惜王老先兒這任先兒好個官兒又愛百姓

又不要錢忽而當面薦舉代出大好考語虧了他了忽而深致不安他有甚不是忽而極口明冤還他的

前程做他的豐城縣去罷忽而復還原任於是接過文書解批兩隻手一撕都撕

碎了灑將下來忽而鉤銷全案廖監這一番舉動把堂上堂下官吏人等俱驚疑

錯愕看得呆了當時固然即千百世錦繡才子讀至此處無不驚疑錯愕看得呆了連任公素臣等也面面

相覷驚怪不已此一筆將奇變處寫透左右便將任公等刑具一齊開放計多着急

忙趕上一步說道老公公這都是欺君罪犯怎便饒放得他不知頭勢人關于星進命

廖監喝道你這處不死的光棍有你說話處嗎無心之罵恰中計多情罪計多道老公

公明見萬里說孫盛是假捏出來的今日還要毒拷怎一會就變轉來廖

監冷笑道昨日咱道他是假便要打他是今日咱知他是真便放了他是

咱有甚不是嗎是你說他相貌醜做不得女婿廖任先兒愛他才學不論

第一奇書 卷之九 五十五回 三 正

相親情願把女兒嫁他于你甚事是你是他的百姓他是你的本官你敢

告他你就是個光棍是你就有個大大罪名哩是因回轉頭來問南昌縣

道你知道這光棍有箇甚罪兒南昌縣打一拱道部民誣告官長欺君重

罪最輕也該問箇充軍廖監大喜道廖監雖問南昌不知果否有罪今聞最輕亦是充軍與所言大大的罪名

相合故大喜咱說這光棍的罪名大着哩這麽鬼人兒那裏當得軍來是太監話只

打他的狗腿罷了孩子們拏躺棍給他箇無數兒罷暢快如此事人若打生未易多得

得他不痛依着他的主意拏鐵錐子替他錐幾下罷更快於是不繇分說

把計多細綁憲體如此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任公滿心暢快素娥湘靈如

在夢中不特二人堂上堂下若干大衆及天下後世錦綉才子讀此書者亦俱如在夢中雖不去看他聽着嚎叫

之聲暗暗的叫聲慚愧這光棍自作自受原來也有這一日計多打得直

躺在地只剩一口氣兒扛將出來廖監起身同王都堂入內上席素臣等

紛紛都散出來外面水夫人等聽着敲打嚎哭之聲慘毒不堪認定是素

臣被刑雖使至誠如神亦必認定素臣無反認計多之理唬得心飛肉顫涕淚交流或疑水夫人不至此日母

子天性不至此便不及情任夫人與鸞吹扭做一團哭得髮髻散亂釵環俱失奚囊要

撞進去代打把門的一棒直打下臺階來就在地下亂捎亂滾嚎哭無

休古心一陣心痛幾乎暈了過去此為餘波雖讀者明知哭錯亦覺惻惻動人直至計多擡將

出來一齊哭上前去定睛一看却並不是素臣大家相顧愕然須臾任公

等喜孜孜的陸續出來訴說所以沒一個不咋舌驚歎如醉如夢此寫疑意額

手稱慶欣喜欲狂此寫喜意回到寓中正值未能隨着洪儒氣急敗壞的剛剛

趕到見任公等俱到問知緣故驚喜非常洪儒道東方老親家昨日回來

知道賣田之事立時請小婿過去說急切中湊不出千金先交八百金隨後再湊二百金來小婿怕遲了候事先帶這八百金趕來豈知事已解釋真是謝天不盡當下任公自去謁謝都堂稟見各上司素臣與素娥等重復相見素娥悲喜交集湘靈靦靦含羞水夫人如拾着明珠满心快活鸞吹素文握手殷勤纏綿不已任夫人左顧右盼心花俱放實寫喜意一遍任公回來在寓中大排筵席裏邊會親是水夫人首席南面任夫人北面相陪鸞吹素娥湘靈素文四人橫坐外邊待婿是素臣首席南面洪儒對席北面任公與古心同席僉坐內外男女酒席之間所言者無非審訊起解之事說一會起先的痛苦講一會後來的快樂猜想一會廖監的變頭慨歎一會計多的天報真箇人逢喜事酒樂快腸滿座歡顏合堂笑口連添酒上

菜的了鬟僕婦家人小厮沒一個不笑容可掬神氣飛揚虛摩喜意一遍正是

苦到盡頭 樂到極處 霎時變換 竭情盡致

大家說說笑笑不知不覺已盡三更終是水夫人老成道樂不可極卽此告辭任夫人苦畱不住外面素臣聽見裏邊席散與古心慌忙辭謝大家散了到了次日東方僑我送二百銀子到寓任公作書致謝連前八百金一併璧還各人心中却感激無限水夫人先收拾起身與鸞吹素娥一船古心素臣一船畱湘靈在省候任公復官之信未能到船叩謝素臣救子賞媳之事容兒救素臣素臣故未救容兒也此必容兒感激素臣帶歸卽謂其救出耳一到未家容兒就領着玉觀音姊妹來叩見水夫人水夫人細看與奚囊容兒正是對頭但不知性格何如却並無凶惡之相與素臣看法無二容兒道東方老爺得了喜信幾次

差人來說姑爺一到家就要來拜有話商量如今姑爺回來了可要給信
過去素臣道我該先去拜謝因整頓衣冠叫未能領路去拜東方投進名
帖東方僑值迎出大門來看見素臣暗暗喫驚道孫盛是白又李詭名前
年縣中審訊人都道他生得美如冠玉前日家人回來說是一個醜漢我
不肯信誰知果是如此其中必有緣故領至大廳相見已畢茶罷寒溫漸
漸講入港去東方僑文章經濟俱有根底當不得素臣是胸羅星斗學究
天人的本領議論起來真如灌漑挾莽左右逢源東方僑驚歎不已因問
廖監忽然改變之故素臣道晚生至今猜想不出東方僑屏退從人說道
先生未回之時太夫人主意令正改裝權結花燭外人雖不甚深知然那
日樂人擯相俱說新郎美貌今先生尊貌雖屬大貴之相而與美貌二字

却甚相左未免有滋物議且計多懷恨或恐有意外之事

伏筆
無痕

依弟愚見

西莊不可復居弟有一小莊在深山之中與塵世相隔不如悄悄移居於
此只說已經回籍便可省却是非不識先生以爲何如素臣道承老先生
骨肉之愛爲此遠慮感激無盡回去稟知老母再當奉覆素臣回來說知
水夫人道如此最好機事不密則害成我也想及只苦無一枝可借耳素
臣道既是如此我們就不必到西莊去了因與鸞吹計議悄悄的將院氏
田氏先接進城來夫妻相見又是一番悲喜素娥述知官事嚇得田氏面
如土色奴家事後耳聞不覺心膽俱裂虧著妹子們怎樣苦過來的鸞吹
道那時節那個還想着性命來今日骨肉重逢真算是意外之事了是夜
古心素臣及兩個小舍俱宿在臨衛軒中鸞吹宿在素娥房裏讓出大牀

與水夫人又設兩榻與阮氏田氏卧歇素臣正待出宿水夫人道忘了一

件事怎不抱龍兒來見了父親冰絃忙向生素牀上抱來田氏接過向素

臣作禮鸞吹拏過畫燭對素臣道二哥你看他好一個相貌鸞吹愛龍兒

玉之因把燭照着笑得鸞吹沒入脚處道怎這樣好睡看嫂嫂把他一上

一下的擷着還是呼呼的打着鼾聲母親你看他兩隻小眼還是閉著哩

素臣笑道有其父必生其子真可謂濁物矣因把手指去揆開他兩眼水

夫人道看仔細他睡熟的人猛然開眼見了你這醜臉不要嚇壞了麼那

知素臣手指一揆兩眼已開炯炯的兩個小眸子不轉睛看着素臣便直

撲入懷裏來水夫人道怎不害怕反要抱起來這真是父子天性了點醒

天合釋氏之棄親認素臣接過仔細一看說道相貌却也不俗只是貪睡

便非佳兒水夫人道他乳名龍兒驪龍善睡可知是他本性鸞吹笑逐顏

開紫函冰絃秋香生素一班了鬢都笑得眼睛沒縫水夫人道廖監若無

此變頭玉佳性命不保豈得與龍兒耍笑樂不可極老成持滿可出去睡

罷龍兒初次見父須得一為點綴素臣遵命趨出然後各人安寢次日天

纔一亮外面雪片的打將進來嚇得各房中男男女女一齊爬起大家懷

着鬼胎不知又有甚禍事正是

畏網疑絲 驚弓駭木 白虎青龍 非禍即福

懷彼先民 魚魚鹿鹿 見道之言 隨處指點

鸞吹急叫了鬢出問未能容兒直奔進來連聲大小姐恭喜姑爺中了進

士了鸞吹雖已合昏終是女兒羞澁未應此道今人棄如土素娥慌忙出來吩咐

未能打發報人水夫人阮氏田氏俱向鸞吹道喜鸞吹靦靦覷覷的答聲
僥倖把臉就脹紅了古心素臣出看報條上寫着貴府賢坦老爺東方名

旭已丑科高中第十二名進士素臣道原來是房魁還有狀元之分哩古
心疑賢坦二字未妥素臣道未老伯在堂檀弓知悼子在堂必是東方老親家主

意古心深悔失言前報解元時余即疑之因作者從無鸞吹到未公靈前

焚香點燭吩咐未能備羹飯作祭素臣也吩咐文虛備席祭奠未公正

化紙外面報人又至古心素臣同出看時報條上寫着貴府令岳老爺任

奉巡撫都院王保題卓異仍回原任候陞古心道此與前報柄鑿大約隄

塘所為素臣道親家不比子婿雖不執未葬之禮亦無大咎古心點頭稱

是余讀至此亦必以為柄鑿乃知古心兩論特作者以發端破人之吹毛耳報人呈上任公手書素臣折看是

擇了十二日到任的說話忙進內稟知水夫人取歷日看了道那日正是

黃道吉日可通知親家就是那日送三姐回家與二姐同結花燭素臣道

劉璇姑現在東宮望母親少待水夫人驚問道我敬此女貞節懸念特甚

你既知此信怎不告我素臣失驚道孩兒昏憤極了孩兒在省把前後情

節稟知因母親正言責備剴切訓示孩兒惶恐愧悔一時無措把這臨末

一件竟是遺忘惟以母親之言時刻輪轉因此遺忘君子之過過後便牽連訟事如

醉如夢只認已經稟明的了因把山莊內楮宗之言詳細述了一遍水夫

人大喜道這真是謝天不盡了你去歲有書來說在山東救出石氏鵜鷄

璇姑守節拒姦屢瀕於死至今存亡未卜我敬之愛之日夜在心今得汝

回來母子妻妾骨肉團圓可謂徼天之幸而獨此女浮沉莫定我心耿耿

時切不安今既現在東宮將來完鏡有日我之心事俱已完全無一欠缺何樂如之因備香燭拜謝天地祖宗快活無比素臣見水夫人歡喜領覺滿心快暢其樂無邊田氏鸞吹素娥三人亦俱歡天喜地慶幸不已水夫人道你要等待璇姑固是情理但你既潛歸一時難以出頭二姐三姐年俱及笄情難久待若不早諧花燭未免令他覩覷將來寄居東方莊上未知屋宇如何尤屬不便須依我說先與二姐三姐結親虛左以待可也素臣沉吟道謹依慈命於是一面通知任公一面準備花燭之事鸞吹把素臣臥病之所收拾出來東西兩間做個新房中間設個起坐把外書房安頓古心阮氏自己搬過臨衛軒來將素娥臥房讓與田氏自己的繡房仍是水夫人宿歇數日之間諸事停妥到了十二這一日任公黎明上任隨晚送湘靈回來結親因恐張揚任夫人也不來送親只兩乘官轎擡着湘靈素文兩乘小轎擡着晴霞晴雪著一兩個家人押送回來鸞吹準備喜筵只說與素臣接風爲湘靈素娥道喜不露結親之事水夫人想起奚囊道年紀雖小但他妻子單身不便不若就這好日也并了親罷鸞吹也提起容兒於是喚未能來吩咐了打掃出兩邊三間廂房做他兩對夫妻的洞房田氏道奚囊的妻子這名字甚不雅相婆婆可替他另起個名兒水夫人道這想是個諱名他敢還有甚名兒麼奚囊跪下道容兒說來他姊妹兩個一個叫佛奴一個叫薩奴水夫人道佛奴不好改做叫玉奴罷鸞吹也把賽觀音改作賽奴到了黃昏鸞吹素文來替素娥湘靈添妝素娥害羞不肯鸞吹道妹子這是婚姻大禮豈可草草素文道姐姐這是合卺

吉期不比家常鸞吹道這隻金如意是祖母傳下來的打的式樣最好替妹子簪在當中將來事事如意素文道這枝金荷葉是母親心愛的替姐姐插在橫邊將來和諧到老鸞吹道母親最喜歡素韻這件石青外蓋送與妹子常穿素文道田氏姐姐最愛沒雅這件藕花衫子送與姐姐襯裏兩人你一句我一句說得素娥湘靈臉上紅一塊白一塊好生沒趣你一件首飾我一件衣裳登時打扮得錦簇花攢比平時丰度另有不同正是

玉到琢成光愈潤

珠從浴出色逾鮮

紫函冰絃晴霞晴雪衆了鬟也各出簪飾替玉奴賽奴二人添妝文虛未能夫婦原有幾件衣裙首飾給媳婦裝新再湊水夫人田氏鸞吹素文賞下來的裝扮起來也就覺珠翠滿頭綾羅遍體比連日布衣布裙光景大

不相同了

添妝烘染非平常點綴合歡正爲空花燭起勢反逼耳不可錯認

素臣在外拜過天地祭過祖

先鸞吹等簇擁素娥湘靈出去雙雙的拜見了水夫人與古心阮氏田氏各分大小之禮素臣受了二人兩拜二人又受了小舍及龍兒兩拜文虛等俱拜見畢了鬟掌燈送入洞房然後奚囊容兒玉奴賽奴捉對叩拜主人主母又拜了文虛未能夫婦奚囊容兒就在外邊伏侍古心洪儒等上席玉奴賽奴就在裏邊伏侍水夫人等上席席散後方各回去成親素臣於罷席後至水夫人房中視寢因道孩兒今夜在此相伴母親水夫人道又來了今日是你吉期快些出去不要冷落他兩人素臣道孩兒欲待璇姐回來不然今日宿在媳婦房內罷水夫人道論理原該如此但他兩人不比尋常妾媵二姐有恩於汝且未家大小姐已認爲姊妹三姐出自名

門不應以婢妾之禮辱之至留待大姐亦是正禮但教他兩人久候未免不情日常見面更有許多不便我前日已經說過何必周執田氏道婆婆所言極是官人何可違逆冰絃掌燈待我親自送去於是苦苦的把素臣送到新房裏來鸞吹早準備一席合歡筵席擺在中間屋內田氏教請新人冰絃去請素娥湘靈害羞不出田氏自去挽拉二人只得出見都低着頭擡不起來田氏拉勸就坐道兩位妹子怎落那小家兒女嬌羞俗套官人在外被禍你二人那等驚惶那般想念恨不得從天掉將下來三妹更是死生以之性命幾乎不保怎官人當着面兒反這般疎落起來二妹你尤其不該你與官人同衾共枕沾皮貼肉過來的怎也是這等客氣這一席話說得湘靈好生靦覷素娥更臉脹頭紅存坐不住田氏告罪道是愚姐失言了但兩位妹子還該看愚姐薄面喫一杯酒說兩句話兒不然是深怪愚姐了素娥湘靈俱立起來道大姐姐說甚話做妹子的敢怪着大姐姐麼二人說完了這話仍復坐下低頭無語素臣笑道娘子你要他們不害羞說說笑笑是極容易的事若但是這樣勸法就勸到明日也不中用田氏道奴家拙笨開口便得罪人實在無法可勸這要求教官人的妙法了素臣道我這法子只怕他二人未必肯依但若不依又未免稍傷雅量不免爲巾幗中庸女矣田氏笑道這說頭就好使他不得不從的意思但不知究是何法素臣道他們害羞不過爲今日是箇吉期但我有個鄙意說將出來雖爲庸人之所嗔實爲賢女之所取劉璇姑與我約言在先且爲我幾次捐生如今現在東宮不日便可完璧我會屢請於太夫人太

夫人以二位年已及笄未便虛懸以待致有標梅之感我想二位賢淑豈比常人倘肯俯從鄙志則二姐與我久同寢宿豈有嫌疑三姐憐才心切愛我逾常我前日見了絕辭痛不欲生今日憂患同心詩文知己共坐深談豈非人生快事何至覲面邈若山河但花燭之時為此不情之語未免愀然耳這一席話說得素娥湘靈滿面歡容田氏滿心慌急忙阻勸道官人說甚話來婆婆那等吩咐怎官人還不肯依說出這等不中聽的話來如今也不要兩位妹子說笑了冰絃快掌燈待我送相公入洞房罷官人若再執意奴便去請婆婆來也素娥湘靈一齊開口道大姐姐相公所言乃至當不易之理妹子等雖非淑媛亦豈淫娃若此方寸心中有絲毫勉強不願待劉大姐回家同侍相公巾幘即非人類慷慨激烈方是真心相公今日不

忘大姐即異日不忘姊妹們方且感激刻骨豈有異心願大姐姐勿復言田氏道遣將不如激將兩妹怎落起他圈套來婆婆作主劉妹豈有怨尤

官人亦何可違逆說罷起身素臣一把拉住道母親原有此意只恐二姐三姐怪我薄情其兼恐東方莊上屋宇不便其二今他們兩人既不見怪且

復樂從破其一我們說明心事雖不合歡儘可並席同房寢起正自無礙破其二何必固執如此我別後之事尙未與爾等一談今日借此現成酒席暢

設一夜勝於同夢多矣素娥湘靈俱道相公之言有理大姐若再執意便視妹子等不成人矣田氏無奈沉吟道既如此待我去稟知婆婆放心來

聽講罷了素娥湘靈不悅道惟不悅乃見其樂從妹子們這般苦求大姐姐怎還是作難素臣道這却你們錯怪他了他從不會哄人田氏信於其夫我與他同去稟

明纔是素臣亦無不稟明理因同着田氏進去備細稟明水夫人歡喜道難得他二

人如此賢淑我已睡下了你們自去罷入席之後素娥湘靈心無嫌疑便

自熟落起來素臣細說在外之事說到危險處三人魄戰心驚說到爽快

處三人神飛色動說到紅鬚尹雄等一班豪俠之士三人俱有劔拔弩張

之概說到鐵娘石氏一班貞節之女三人俱有慷慨激烈之容虛結前數十回總結

一及說到林士豪屢立戰功反行削職三人俱感憤不平為之扼腕伏天淵

更說到謝紅豆御前諫救一節三人俱慨然道這事從抄報上看過幾時

得時一面拜謝他救命之恩也退紅豆田氏等亦各把家中之事敘述一番

說到纏綿剴切疊疊不倦連生素晴雪等了鬟也聽得津津有味毫不知

疲直講到東方發白忽聽脚步慌張一個丫鬟照着鸞吹直搶進來素臣

等見鸞吹面色異常齊喫一驚正是

苑中已種三株樹 天上還來兩鳳凰

總評

自上回任公等暗暗叫苦起極力頓跌直逼至鐵人斷腸石人下淚

真如滿地狂風吹齒蒼一池亂棒打鴛鴦散落敗壞斷無收拾而忽

接入廖監一變陡翻前局將解批文書兩手撕破此種筆墨直是魯

陽揮日五丁開山手段雖使左史班陳見之吐舌不收矣豈非絕世

奇文

撕破解批文書奇變極矣更妙在痛打計多使任公等渾身痛快頓

挫之法方為竭情盡致計多等於隔晚揚威耀武喫酒猜拳準備今

日早來看打其肚腸角落有絲毫疑影或恐不打素臣而反打自己之事否奇變至此直是造化在手

任公等如各出來訴說所以無不咋舌驚嘆如醉如夢額手稱慶欣喜欲狂此兼寫疑喜二意疑到極處喜更喜到極處直寫至了鬢僕婦家人小厮沒一個不笑容可掬神氣飛揚而喜之極處乃無不到至疑廖監變頭則雖百千萬筆亦無從猜想出來也蓄意而至於百千萬筆猜想不出豈非奇文

花燭一變固在意中亦在意外謹依慈命則意外沉吟則意中作者每於一二關字埋伏後文洋洋灑灑數千百言細意求之其妙自見求之既久胸中便有把握不至如矮子觀場也

素臣妙法雖中色女人尙當落套况素娥湘靈上等者乎有此一變而素臣多情田氏賢淑素娥湘靈之樂善各美俱見讀之令人神往素臣細說在外之事一段本屬應有妙在臨末兩條一影天淵一出紅豆使素臣妻妾全數出現心靈法密至矣極矣

此番花燭主僕共三個新郎四個新娘新郎內一個係正經合鬚過來者一個無數不正經合鬚過來者惟奚囊尙係童身初諧花燭新娘內兩個係回頭人兩個係女兒身而同一女兒身一個又經新郎勾股抱腰含舌抵牾惟湘靈尙是璞玉渾金四新娘同結花燭而兩新娘係明明落空一新娘係暗暗落空惟奚囊實實在合歡各各不同種種差別無意求奇而自奇無心呈巧而自巧方是至奇極巧之文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正字卷之九

第五十六回

爲好成空三處衾裯皆冷落

從天而降一門妻妾小團圓

鸞吹進房見杯盤狼籍田氏在房素娥湘靈俱新妝未卸不勝驚訝說道
二哥敢又有禍事到了縣中人來說有甚太監坐在省中立傳豐城縣去
見太親家已是飛趕進省叫人來知會好做準備田氏等俱大驚失色素
臣沉吟不驚而沉吟卽與水夫人意同道爲着甚事令人猜想不出却又從何準備凡事
皆有定數賢妹不必驚慌且去稟知母親再處鸞吹道妹子先到那邊因
房門未開不敢驚動如今叫了鬟去打聽開了門再去只是兩個妹子怎

還是昨宵妝束田氏把夜來之事述知鸞吹稱歎不置冰絃來請田氏說
太太房門已開爲晨省故素臣等便都到水夫人牀前把任公入省之事稟知

水夫人道想來又有別事若還是前日之事廖宦別有變頭不應單傳親
家一人又不用牌檄提明亮如鏡你今日原該去謝親且去見你丈母問一備

細再處素臣領命梳洗過了到未公靈前展拜用了早膳正要上轎却值
東方僑來拜答素臣前賀進士之禮并問移居日期水夫人擇了本月十

八日黃道不將吉日回覆了東方僑去起身到縣中來進去拜見了任夫
人根問省中來傳備細任夫人道都爺差轅門把總飛馬來傳又沒文書

又沒牌檄說得要緊之至你丈人聽說是甚太監先嚇壞了叫人來通知
賢婿大概是凶多吉少之事如何是好素臣將水夫人之言述了一遍安

慰道看來也未必凶可再差人赴省探聽便了任夫人畧覺安心忙備點
備席款待素臣臨起身叫出錦囊來磕頭說道聽見奚囊已并了親賢婿

少一貼身小厮這錦囊也還伶俐可胡亂使用罷素臣謝受帶回是夜素
臣要宿在田氏房中田氏道他們正值吉期尙知退讓奴豈因以爲利素

臣道和你同床各被何如田氏笑道奴非處女不似二姐公堂之上可以
明心這樣瓜李之嫌斷不敢處苦苦的把素臣勸出外邊素娥正與湘靈

夜話都驚訝道怎相公此時還未安置素臣道恐二卿寂寞特來奉陪素
娥湘靈齊稱不敢叫了鬢掌燈要送素臣進田氏房中素臣笑道那裏已

去過不肯收留纔到此奉陪的二人俱正色道昨日就該宿在大姐姐房
裏怎今日還可出來素臣大笑道我竟是夜不收了幸喜還有箇睡處因

命生素掌燈照入水夫人房裏水夫人道怎這時候還不睡素臣道孩兒竟沒處睡了特來相伴母親水夫人道你頭裏到媳婦房裏去的素臣把田氏之言述了一遍這等就宿在新房裏罷了素臣又把素娥湘靈之言述了一遍水夫人微笑道也都說得去只是我身邊却着落不得你這長大人須令我睡得不安穩素臣着急道母親若再不容孩兒竟須每夜坐到天明的了水夫人道不妨大小姐纔出去叫紫函去要一張木榻或是棕屨來就宿在這旁邊待將來搬至新宅再作道理紫函忙去說知扛進一張花梨籐榻安放側邊素臣方得安寢正是

家家妻妾爲爭夫

虎鬪龍爭定霸圖

三美讓夫成獨宿

密淋漓換醋葫蘆

次日午後鄴升來請水夫人說轎子在外立刻要請太夫人去水夫人道爲着何事你老爺回來不曾鄴升道不知爲着甚事老爺剛回來就着小
人來請的水夫人向素臣道親家回來有事只該請你去怎反請我起來
鄴升道小人也稟過可要請姑爺同來老爺道是不便湘靈道爹爹說是不便自有緣故太夫人還該獨去水夫人點點頭即便上轎帶着紫函晴霞伏侍文虛奚囊押轎自進縣中去了素臣等在家左思右想猜度不出直到黃昏只見奚囊飛跪進來報信道京裏下來兩個女人說是我家親眷與太太認明了如今領回來就到門了素臣道是我家的親眷你都認得的你見過這兩個女人是誰奚囊道任太太留坐着坐席小的在窗外偷看都不認得一個是雪白的白臉一個是漆黑的黑臉還有一個十二三

歲的漂致了鬢素臣沉吟道京裏有甚親眷奚囊又是不認得的猛然想起不覺失笑道怎竟忘死了這必是璇姑但那一個黑臉又是甚人田氏等不及聽奚囊之話一齊接出廳來太夫人下轎出來滿面笑容道劉大姐來了可喜可喜你們接他一接紫函快請二相公出來拜謝東宮我在縣裏已經拜謝過了田氏素娥湘靈鸞吹忽聞璇姑到此大家歡喜異常一等轎子進門齊簇至轎前掀簾相叫璇姑慌忙出轎正湊着素臣聞信飛奔而出紫函生素各執畫燭照將出來璇姑忽見一個藍面男子直奔上前嚇得倒退兩步縮人轎中心頭突突的跳箇不住那第二乘轎已擡進廳走出一個黑臉女子可可的與素臣打過照面彼此各喫一驚鸞吹素娥忙揭起轎帘鑽進頭去說明易容之故璇姑方纔心定重復出轎素臣在先璇姑在後拜謝東宮畢鸞吹等簇擁到水夫人房中先拜見了水夫人次見古心阮氏鸞吹次見素臣田氏與素娥湘靈都平拜了攜着那黑女子之手向水夫道此乃罪臣家屬籍沒人官姓木名難兒溫柔賢淑識禮知書兼通數學東宮撥來伏侍小奴小奴敬其賢達認爲義妹他情願隨奴來伏侍太夫人求太夫人另眼相看感恩不盡水夫人仔細看那女子見他蛾眉鳳目凜凜有威雖是面黑如漆却非凡相因道既是你結義之妹自不當以下人待之况宦寺擅權刑賞倒置罪臣焉知非功臣乎

一語道破

此是一意古者罰勿及嗣卽果係罪臣亦縉紳之裔也

此又一意一意傷

必當另

眼相看問那黑女行幾黑女答是行四因吩咐紫函等俱稱謂本四姐令

素臣以妹視之便於常處當下與各人見禮鸞吹等俱以四妹呼之水夫

人命文虛備席

一切俱擾鸞吹此獨大書水夫人人命文虛表璇姑也

欵待璇姑

此與後獨桌待孫同意愛之日敬之故欵

待去請素文阮氏二人俱因璇姑初到當與素臣敘述一切素臣在席不

便同坐託辭不來當下水夫人主意令素臣璇姑陪坐一席

寵以田氏之席愛之敬之

故特異之

田氏鸞吹素娥湘靈難兒一席難兒不敢就坐水夫人道我已說過

的了同為縉紳之裔况大姐已認為姊妹耶其勿復辭

偷去罪臣功臣之意最妙是減針線

迹之法

難兒告坐坐下席上水夫人細問璇姑復把素臣在外所為及自己

避禍至此并娶素娥湘靈之事一一說知璇姑所述與石氏褚宗之言大

略相同至入京以後素臣等皆未知道大家側耳而聽璇姑道奴進東宮

與鸞音妹子俱撥在張娘娘位下有半個多月光景張娘娘愛奴兩人要

擇過吉日請東宮爺收用奴便哭泣懇求說明是有丈夫的求娘娘超釋

張娘娘根問丈夫姓名奴便說出相公張娘娘大驚道你丈夫是那裏人

怎與文忠臣同名同姓奴說夫主住在吳江是個生員收奴為妾已經貼

身伏侍因未稟明老主母尚未成婚張娘娘愈加驚異慌忙啓知東宮把

相公的家世年紀相貌一一盤問明白發出一個手卷來上面畫着相公

的面貌東宮爺親筆寫著天下第一忠臣六箇字兒

此畫卷所謂名臣頭子是也

得之古所未有然則忠義亦何負於人哉說到那裏水夫人及田氏等眼淚直淌出來素臣更

是淚流滿面激切無限璇姑道奴見了手卷既感激東宮又如見相公淚

下不止張娘娘啓知東宮說是文忠臣之妾當日就把奴遷居別室撥了

兩名宮女一名內監來伏侍奴奴因此得叩問娘娘纔知相公御前奏對

及謫發遼東之事奴那時痛不欲生

是亦不免鸞吹素娥之見

張娘娘百般勸慰說東

宮爺撥人護衛一路可保無虞將來就要召用只須安心以待到了九月初間太監懷恩接了相公手書送與東宮爺張娘娘給奴看視把奴嚇得要死鸞音妹子勸道已過之事不必愁他書上現說微服赴遼將來自是無事何必驚慌及至九月望後遼陽衛有文書達部說相公並未到配只一腐屍腰間袋內有浸爛解批一張詢之士人俱供係相公失足落水致死但屍肉俱腐無憑檢驗做了一樁疑案懷恩進宮說了奴幾番哭死了去又是鸞音妹子再三勸說相公書上早已說明蟬蛻之意這河內腐屍非蟬蛻而何怎姐姐竟認起真來張娘娘也是這般解說奴便如醉如夢直到如今今年正月盡間有箇革職博士洪文說與相公是好友東宮爺極敬重他他說太夫人現在豐城他與豐城知縣通家會爲相公作伐聘娶其女向着湘靈檢衽道想就是姐姐了細東宮方遣內監送奴來此并賜白金五百以供奩具不圖相公已先回家真是謝天不盡素臣急問洪

文是長卿兄了長卿現在何處

恐璇姑不知長卿之號故說明洪文卽是長卿非贅也

璇姑道洪君

爲東宮講說經史時刻不離現在宮僚不過備員而已有相公家信一封託懷恩交奴帶回細水夫人怒然道書未得達空累長卿跋涉數千里深

屬不安素臣大喜道長卿兄遭際東宮將來抱負得以展布國家之福也

母子二人一戚一喜私情公義二者交盡

只是你所說圖書之事我被謫時連夜出京東宮之

畫從何而來璇姑道張娘娘會說東宮遣一江南畫師尾着相公出京一

路在車上就打了稿子到了通州店裏燭下又細看了一遍纔畫成的說

相公那時看著書信面有憂疑之色空

故畫上亦帶着點蹙額之意素臣

沉吟通州店裏是八月十七日夜間了那日正遇着紅鬚客有甚書信看
來哦是了因向水夫人道天下事猜想不出者很多孩兒曾說過崇文門
口接一個老蒼頭的柬帖至今不知其所從來與前日廖監那一種變頭
俱令人猜想不出那畫師說我看着書信必是那柬帖了

月影珠光左輝
右映靈妙難言

璇姑道柬帖上說着甚來素臣道柬帖上所寫字字先機言言龜鑑路上
全賴着他臨末四句說神龍見首鴻爪留痕待時而動休哉令名我之決
計潛歸也是爲此只再想不出是何人所貽不得銘刻其名私心頂祝爲
悵悵耳璇姑道相公這柬帖就是御前諫救那女神童謝紅豆所作

十五
回以

前之疑至此始破作者真
不怕人急穿了肚腸也

他隨着楚王正妃來見張娘娘知奴係相公眷

屬會說過來他說於國師靳監必有隱娘紅線荆卿聶政之事曾寫幾句

叫王府蒼頭寄與相公的素臣道原來就是他我與他何緣既救我於瀕

死復導我以生路將來如何補報他來水夫人等俱感激紅豆念誦不已

璇姑詢問劉大下落含淚道可憐奴的嫂嫂竟守節而死素臣道大嫂屢

次捐生幸而不死落後是我救出現在吳江大郎往沿海一帶尋覓你姑

嫂二人至今尙無下落璇姑忽聞石氏尙在喜不可言及見劉大久無下

落不覺又生悲感水夫人細看璇姑復看素娥湘靈暗村三人容貌俱不

相上下靈秀英爽首推璇姑溫柔娟媚無如素娥而大家丰度才女風流

當推湘靈又把鸞吹細看道此當在三女之間

明是總結現在四妾却先
夾入鸞吹令讀者只作閒

閒評論看過可謂
滅盡針線之迹

一席之上聚着這許多才美賢節之女真屬難得因復

看到木難兒暗道此女眉眼姿態也不下於諸女只這面色太黑就覺難

看古人云娶妻論德不論色然孔子云未見好德如好色者當時尚且如

此何況今日乎

拖難見一段總結四妾可謂重規疊矩而論德論色數語更如鏡花水月靈妙非常

水夫人正在四

顧躊躇忽聽厨房下沸反盈天嚎跳哭叫起來正是

廉泉若使人人飲

讓水應教處處流

總評

璇姑忽來奇矣尤奇在木難兒之來真屬從空而下也素臣諸妾如

璇姑素娥湘靈俱先有約言幾經離合或患難百端或死生呼吸然

後得入素臣之幄從未有若難兒之突如其來者此文章變換之法

水夫人愛敬璇姑特特款待并使與素臣同陪一席令田氏反與素

娥湘靈齒冠履之辨謂何且是日係素娥湘靈三朝何以不併款待

予曰水夫人之款璇姑即國家旌表節孝之意也水夫人曰我敬此

女貞節故聞其現在東宮則拜謝天地祖宗快活無比今於始至非

有以特寵之豈崇敬貞節之意乎厥後獨桌待孫即諸母且不得同

居南面况田氏之正室乎至素娥湘靈既未合歡即日又須再行合

盃則三朝之禮重複無謂所必當廢者矣故待璇姑而不兼待素娥

湘靈也

此妻妾小團圓也自合聯絡紅豆而恰好說明崇文門口柬帖之故

則又雙管齊下之法

出崇文門口柬帖之故又必陪以廖監變頭總無突然而出之理尤

此書獨擅勝場處

此故至今始明迷悶久而得開大快活事却偏陪一廖宦變頭迷悶之事真是狡獪煞人搏弄煞人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正字卷之九

第五十七回

關莊老文素臣深談性命

戒宴安水夫人獨凜冰淵

水夫人等查問其故秋香道定是奚囊夫妻又在那裏淘氣了水夫人問奚囊夫妻因甚淘氣紫函去看若是夫妻二人都叫進來秋香道奚囊不願成親也要學學相公樣子等他一箇捨仔金姐玉奴不伏氣兩日變面變嘴與奚囊使性哩水夫人道這小奴才等甚金姐銀姐玉佳知道他的事情嗎素臣道孩兒不知道他在海船上會有個強盜把妹子許給他已定過禮沒有成婚不知叫甚名字水夫人道定是這個緣故了素臣道那

是景王的黨羽那女兒相貌又醜奚囊也並非情願怎肯戀着他水夫人
笑道上行下效總是玉佳做的樣子不好要知玉奴怎肯似二姐三姐一
般安心等待自然該有氣淘了璇姑不知就裏私問鸞吹鸞吹把空結花
燭之事大概說知璇姑踟躕不安道多蒙相公如此垂恩兩位姐姐如此
尚義只是愈令奴消受不起水夫人道我已定下次序的了除媳婦之外
是你居長已後可呼他二人爲二妹三妹大小姐既與三人姊妹稱呼竟
稱他爲大妹便了璇姑愈覺不安却不敢違逆只得與鸞吹俱稱遵命紫
函已將奚囊夫妻叫來雙雙的跪在地下水夫人道你們結親纔三兩日
怎便嚷鬧啼哭成何規矩奚囊道小的不敢嚷鬧是他不聽說話教訓他
幾句是有的他就放出野性嚷鬧起來驚動裏邊這是小的該死水夫人

道你說甚話他不聽你奚囊又不肯說呆着臉汪汪的流出淚來神情水夫

人又問玉奴他說甚話嗔你不聽他你是個女人怎放出這般聲氣玉奴

哭道玉奴原是好人家兒女落在強盜手裏年紀小沒奈何太太合爺作

主先出脫前事後擡出配給他他就是夫妻了他安心不要玉奴扯着謊騙

人開口閉口說玉奴是強盜婆二婚貨玉奴也是父娘皮肉養下來的怎

受他恁般凌賤苦不過哭幾聲是有的只求太太作主說罷泪如雨下水

夫人怒喝道奚囊你這小奴才好不知世事我與二相公作主配給你的

人你怎敢如此作賤他娼妓尚許從良從來說是人門爲正怎只顧牽他

頭皮說那以前的事紫函取板子來叫錦囊打這小奴才奚囊連連磕頭

道太太息怒小的情願領打玉奴擡出作主之人是善動官府之怒者奚囊情願領打是善息官府之怒者先願領打

後行辯白奚囊亦是能言小的也不敢是這樣罵他也是氣頭上因話搭話說出來的

幾個字他就拏住筋節整日合小的合氣小的阿媽已經打罵過小的罪妙

無重他總不息氣小的也知道是太太作主小的怎敢凌賤小的有箇苦

情小的也不敢說小的情願領打一句一小的只求太太開息既領打何

打以消罪念苦情而開恩也復沓最好水夫人道你有甚苦情快實說來奚囊呆了臉連連磕頭

又不肯說一害羞二慮水夫人道我已知道了秋香說的你戀着金姐不

願與玉奴成婚想來也不過是強盜女兒又是景王的黨羽怎生去取他

二相公看見他的相貌又醜你畢竟戀着何人快快實說免得喫苦奚囊

着急道秋香姐動不動就是一場菓子小的說甚金姐銀姐那陳海鰲的

妹子是個賤人小的怎願與他結婚都是秋香姐葬送小的了秋香道我

曉得信仔陳海鰲活海鰲你不是對文伯伯說的一箇金姐生得標致武藝

又好比玉奴差不多兒又待你怎樣好法怎樣罰誓生生世世做長久夫

妻如今叫文伯伯來對看是我葬送你的你葬送你的句笨奚囊被秋香

頂得對針重複磕頭含着眼泪道小的實說罷只求太太開恩此頂念苦

一小的沉在湖中蒙尹官人救起把小的看待得好小的感激他他娘子

待小的就像男女一般小的也感激他他一箇心愛的了鬟名叫阿錦把

小的就像嫡親兄妹一般替小的縫補鞋襪漿洗衣裳留茶頓飯異樣的

疼着小的小的也感激他官人娘子都要把阿錦配與小的小的彼時日

逐想念主人不知生死不願成婚苦苦的辭掉了以兩感激人作主主一

火燎毛而猶苦苦辭掉其曾念舊主之心堅如金石深比滄溟感激人之婚此真如以背地裏阿錦怨小的薄情小的告訴他說

小的是文氏世僕現有父母在家主人待小的好知小的深此句最深若止待好則如

尹雄夫婦感激有之知己則未也素臣具眼豈失之奚囊而奚囊以繫桐受知感奮尤甚加以世僕之誼此雖上有父母而猶懷殉主之恩也歟

平昔私心願與主人同生同死主人與小的同落下湖若有不幸便須回

家報知太太父母痛哭一場自尋死路省得誤你終身若是主人還在小

的再來求官人娘子以上五小的字皆對水夫人言非向阿錦原辭與你做長久夫妻阿錦那時

回曠作喜說道你若真有此心我情願死守着你一生誓不嫁人願作義鬼妻不

作庸人婦阿錦亦是奇女小的與他賭過誓來此所以有世世做長久夫妻之說小的該死這是實情

只求太太做主做主許其守等阿錦即是開恩說罷嗚嗚的哭將起來水夫人道你當真

有這話麼多分是你捏造出來不審問明確無以服玉奴之心素臣含着淚道母親這話

果是真的尹雄夫妻會說過來真個要把阿錦配他他因想念孩兒抵死

不願日夕悲哭尹雄夫妻因此愈加愛他只不知背地裏與阿錦立誓之

事此一段當句何作含淚讀水夫人慨然歎息道這却虧他是歎息語煞也難得是歎息語以下每句

當作歎息聲讀至此意殊屬可感止休說奴隸之輩得勢則聚若蠅蚊失勢則散若鳥獸甚

至賣主求榮者頗多即衣冠名教中講說道學誇設經濟者少甚麼看風

使舵臨危下石之人古人云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誠

看破世情之言也奚囊小人乃能為君子之行不以生死易心可憐可敬

就是阿錦亦非尋常女流可比雖不合結私恩於前罪案而却能釋私怨於

後功案守株待兔誓不嫁人此更在功罪之外此意殊屬可感但此時事在兩難若

欲玉奴另配則前日已結花燭若欲留待阿錦則吵鬧何時可止却是一

件難處之事玉奴侃侃然說道太太免費清心玉奴有話上稟奚囊這些

說話玉奴只認是假造出來故此不服如今據爺說來竟是真的了玉奴幼年無知被辱至今懊恨豈肯再為無恥之事情願安心待他錦姐在水

前應稱阿錦因其心要好不覺優稱錦姐一世不來玉奴情願空守一世阿錦願一生不嫁玉奴願空守一世

劈真一對奇女與奚囊可稱三絕再不吵鬧此以上當每句作侃然讀只是奚囊以後也不許再率玉

奴的頭皮叫玉奴沒臉水夫人大喜奚囊連向玉奴磕頭道你若肯待阿

錦我就感激你極了還肯揭你的頭皮麼這幾箇頭磕得合房人俱好笑

起來連門外文虛夫婦怕奚囊喫打至情閃在了鬢小厮背後偷看此係房外

偷看之了也笑得眼睛沒縫何至眼睛沒縫此兼因水夫人大喜之故秋香悄悄把手在鼻上

擗着道怕老婆的都元帥可不羞嗎此書始終以秋香插科打諢取其雜色也紫函怕水夫人

看見忙把秋香拉在背後去了水夫人令每席上各撤兩碗兩碟四碗四碟成文

賞又是兩壺酒賞他二人吩咐道你們夫婦就從今日和好起便了奚囊

玉奴齊磕了頭領着酒菜自去請同文虛夫婦合家歡飲不題細極若夫妻歡飲便

不成奚囊矣二人去後田氏鸞吹等俱嘖嘖稱讚奚囊道這小厮氣概雖本不

同更表其氣概居却不知他有這等忠心恁般義氣水夫人道因奚囊好

便連玉奴也好看他一時感發便滿面溫和從前那一種憤懣鬱勃之氣

都消化盡淨補寫玉奴前後面貌氣質頗上添豪所以說誠能動物又曰刑于寡妻不是奚

囊這一片誠心那得感化如此之速此齊家之道所貴反求諸身也素臣

起身拱立受教道母親訓示真是格言母而兼師飲食起居無非教也田氏等也俱肅然

敬聽席散後安頓璇姑宿處水夫人命再設一榻與素臣對面又以榻榮之與素臣

對說璇姑道二妹三妹宿在何處奴去那裏宿罷此辭斷不可少水夫人道木四

姐可去與二姐同宿極是素臣嘗以兵醫並傳我還要問你些話你豈尋常女子何嫌

何疑愛之至敬之至竟宿在這邊便了璇姑不敢再辭鸞吹別去各人收拾安寢

水夫人上牀又與璇姑問答至紅豆性情學術璇姑道那真是神童性情

和厚學術正更一心為國翊護東宮消弭釁隙如李鄴侯之於唐代宗

真國家之福也知道奴係相公之妾便百般親熱說當今之世擎天玉柱

惟相公一人耳復綴紅豆一段心靈法密知係素臣之妾即百般親熱尤如月魄珠光交輝互映水夫人額手稱

慶素臣尤踴躍不敢當直講至四更將盡方睡次日素臣去見任公說起

璇姑之事任公大喜道原來就是劉家大小姐好稱呼儼然大女矣太監只說是一

位水夫人的親戚東宮爺吩咐交給豐城縣轉送却不知自家眷屬可喜

可喜那一箇墨面女子又是何人素臣說是罪臣之女把難兒本末述了

一遍任公太息道如今籍沒入官的都是功臣水夫人兩開其說此則云都是功臣那裏是

罪臣之女素臣道岳丈還是大概就時勢而言此即水夫人刑賞倒置之說還是實有

所據任公道我所言在有據無據之間妙極前日有鄉親來縣說征苗的副

將林士豪以功獲罪奉旨籍沒這林士豪是我同鄉好友知之最真因這

樣人都籍沒了所以說罪臣都是功臣上綴紅豆此再綴大淵真如月魄珠光交輝互映素臣大

驚道林君削職已是奇冤怎至籍沒起來任公道因道苗旋反殺傷了官

兵冒監又把這罪名卸在林士豪身上冒監止革去蟒玉恩廕仍管鎮撫

司事你說如此賞罰將來何人還肯用命素臣歎息不已回來正值東方

僑差人來請忙忙的又出城去到了門上就是兩乘轎子進門伺候東方

僑出迎便問會否用飯素臣答已用過東方僑道如此就請上轎素臣問

欲何往東方僑道小莊雖已收拾未知適用與否同先生去一觀該更改的便好更改素臣不安道只借半畝之宮容膝足矣怎累老先生如此費心二人同上轎擡到莊上來這莊子一面臨水三面環山層崖峭壁中忽

開幾里平地結成這個莊子並沒一個莊隣最好在此宜於遊蹟人隱居四散住着數十家人家俱是東方莊僕無人家不可有人家而非莊僕不可山上有美可採河中有鮮可

釣荇藻交加野花互映只一條仄徑通出山外若以泥丸封固竟是別一

世界東方僑世宦世富故有此福地四圍山根一帶河租俱是東方家完

納這幾里內所有平地又都是他的產業所以此中竟沒有一外人走得

入來莊內廊屋參差欄杆曲折洞房窈窕堂戶張皇後面疊些怪石借着

山勢就成一座園林復引著莊前的溪河遠將入來成一巨沼沼內栽菱

植菱廣蓄遊鱗中間水榭數間四面漁舟幾隻從前至後換敘一遍山是真山水是

真水有四時不斷名花八節常歌好鳥蒼松翠栢勢若虬龍菟絲女蘿糾

同蝌蚪苔蘚成茵葡萄滿架仙鶴錦雞鴛鴦翡翠青猿白鹿玄兔紅鸚復

不惜重價購買許多珍禽奇獸充物其中復總說園中之景危崖懸瀑布千尋幽

洞露天光一線畧逗不貪泉一筆瓊樓玉宇高處生寒茅舍草亭平原涉趣真如

金谷園中珊瑚滿地不少玉津籬畔雞犬數聲總束一筆素臣是不求安飽的

人見此名園也就心曠神怡歎賞不置欲擡高水夫人不得不稍壓素臣而下語自有分寸東方僑

引著園內走了一遍復引到外邊來一一指點與素臣知道這五間安樂

窩帶着幾間廂房可奉太夫人為寢息之所這幾間博古軒切古通着課

鷓亭切課可為令兄先生讀書課子之地這一座日觀樓切曉日帶着四

第一卷書

面的樓片羽棲

切紅豆

璇璣樓

切璇姑

素心樓

切素娥

瀟湘閣

切湘靈

天繪閣

切天淵

可為先生暫隱其餘軒閣亭榭廊館俱可隨意居息但愧主非賢主不足

以速嘉賓素臣道晚生寒士只數椽茆屋便可棲身何敢僭此非分之福

既承盛意只這五間安樂窩帶着那些廂房就設了別處斷不敢當東方

僑大笑道弟與小兒仰慕先生名世之略久矣枳棘非鸞鳳所棲不過聊

表此忱耳先生異日別鼎鳴鐘分茅胙土

伏筆

建汾陽之第賜平泉之莊

直透

第方足安麟鳳之儀息龜龍之駕

兼射四響靈妙乃爾

區區片席何足讓哉素臣踟

躇道晚生樛櫟庸材何敢當華袞之賜此係老先生致政歸田逍遙物外

之所豈可因晚生之故而反致無養閒之地老先生固非營此菟裘晚生

亦豈虛為退讓但按之於理於情於分均有所不可耳東方僑道此莊原

係祖遺並非弟之手構弟居半城半郭雖非近市朝夕得所求焉竊附晏

嬰之志原不常到此莊即到此莊亦止靜坐黃石軒中做些工夫

伏筆

春花

秋月實實辜負他的小兒在家也只在那邊書室中讀書如今又未得即

歸總屬空閒先生何必過拒弟留西邊那一帶為弟及小兒回南下莊棲

止之所與這邊絕不相通只合着三間莊門極是穩便先生若再過却便

以弟為不可交之人了因叫人擺飯在愈讀齋着一個小童引導從莊門

內西半邊一個小角門開進去第二進小小三間的陸舟懸着一箇扁額

是愈讀齋三字素臣見滿架圖書暗忖是東方旭讀書之所取唐臯愈不

中愈讀之意的了回頭看門上一副對聯是緘口不發一論鍵戶不交一

人柱子上上聯是讀完天下奇書聽透古人好話東方僑道此皆小兒狂

言先生當有以教之素臣道不發一論懼白圭之玷也不交一人嚴比匪
之防也六經為天下奇書讀而不完有遺理矣鄭衛亦古人好話聽而不
透無真悟矣一字一珠其光照夜即此數語其人之學問心術醇正精深可知安得

為狂乎東方僑大喜道此雖先生獎誘後學之意然把他一片好奇嫉俗
之念指出病原下以對症之藥使之消化淨盡真洪鑪點鐵化頑神手不
勝佩服素臣用過飯東方僑又領到黃石軒來素臣見壁上粘着一聯是
主靜立人極無欲見天心一箇小小的匾額題着黃石二字暗忖是取穀
城山下之意此老原來是一個好道的因看着架上牙籤都是些黃庭道
德南華參同之類因微諷道老先生內養功深想已丹成九轉矣東方僑
道弟最惱的是育嬰煉氣施符設籙這許多邪魔外道所愛者只有老莊

關列這幾部書與聖人主靜無欲之理相合以此收攝身心屏絕嗜慾可
以寡過可以養生性命雙脩逍遙自得此中微妙實有難言但工夫未到
不能探其元珠為可憂耳素臣道老先生之好道與世之好道固迥異矣

然以老莊關列之書有合於聖人主靜無欲之理則未免比砒砒於美玉
視魚目為明珠所云性命雙修竊恐性其所性而非聖人之所謂性命其
所命而非聖人之所謂命矣一語破的晚生少年末學何敢與老成先達妄有

異同然平生有謹守者此崇正闢邪之心雖鼎鑊在前鈇鉞在後亦所不
避况老先生從善如流硬派得妙虛懷若谷且待晚生如骨肉而敢不直陳其
愚則晚生之罪滋大不揣冒昧可得而詳辯之乎亦委婉亦懇直東方大驚失色

道入之者深故老莊之學與聖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迥非瞿曇幻說可

比此即宋儒不免作者借東方僑怎先生竟以為邪教起來且請問老莊

之性命如何不同素臣道聖人之性是仁義禮智之性擴而充之以保四

海此聖人盡性之事也老莊則以仁義禮智為賊性之物而以清淨為盡

性矣聖人之命是理宰乎氣之命歿壽不貳終身以俟此聖人至命之事

也老莊則以格致誠正為害命之事而以昏默為至命矣故聖人之主靜

以敬戒慎恐懼其靜也常惺差莊之主靜以忘去知離形其靜也常槁聖

人之無欲一私不擾而萬善咸歸老莊之無欲一念不起而四端俱滅聖

人之主靜惟常惺故喜怒哀樂發為禮樂兵刑位天地育萬物故能立人

極老莊則槁矣方且遺世獨立而何與於人聖人之無欲惟萬善咸歸故

仁義禮智即通於元亨利貞先弗違後奉若故能見天心老莊則四端俱

滅矣方且坐井觀天天安可得而見分別聖人老莊之性命黑白判然毫

不可混更就主靜無欲對聯反覆明

辨以豁其積迷發其痼疾與釋氏之以理為障乃一而二二而一者其於

聖人之學南北背馳水火互異更不止砒砒之於美玉魚目之於明珠也

東方以老莊不比佛教而與聖學同原故即其說以實指之砒砒

魚目似是而非南北水火更絕不相似折進一層文法靈變極矣東方僑

目定口呆罔知所答入之素臣道子朱子云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

亂真矣惟彌近理故學者惑之惟大亂真故儒者懼之此非倉卒論辨可

以闢之而廊如老先生如不棄葑菲將來獻芹有日當以芻蕘之見詳悉

陳之東方不答猶設殷若東方僑道弟此時實無可措辭當以先生之言

此真是聖道干城深思十日再求大教素臣謝別而歸把莊上園亭佈置從進山起直說到

花園之內這些名勝一一述完田氏等俱神飛色動如饒口人聽說極美

的美味貪杯人聽說極美的美酒雖未見面而津津囁嚅滿口流涎好此方

水夫人愀然道愀然得奇恁般所在人皆以為樂土我則視若愁城若有別處

可居斷不宜往只是現無托足之所且又應承了他遷期已定不可變更

何如是好田氏等知水夫人之言必有所見正在推想其意紫函冰絃等

一班了鬢錯不勝愕秋香忽插口道太太言之差矣秋香只不信二相公

的話折筆最妙若果是真不要說常住在那裏又折一筆方見太太之差就是遊玩一兩日

也不枉為人一世恁太太倒說是捨愁城不肯搬去起來秋香這幾句話

把田氏等俱喫一驚素臣以目斥之悚然起立道悚然而起乃有肆言亦是

未加檢點故母親之言是陶侃還璧之意恐孩兒不肖處此樂境兒女情長莫

雄氣短壯心日灰惰氣日勝何嘗不是而已放肆如子路之率爾而對故有此憂但孩兒自視

尚不至為富貴所淫望母親勿以為慮水夫人忽聽秋香之言正覺好笑

秋香奇肆止覺好笑及聞素臣所說不覺勃然道素臣之言反致勃然教子之方責備賢者之意於此可見玉佳

無禮怎在我跟前這樣放肆田氏等必更推想紫函等必更錯愕在秋香則更當云太太之言又差了也素臣

嚇得面如土色慌忙跪下田氏見水夫人發怒素臣跪下嚇得慌張失錯

跪在地下代求璇姑素娥湘靈一齊落跪水夫人道不干汝等之事且都

起來田氏等那裏敢起都道未聞夫跪於前而妻妾敢立於後者水夫人

并令素臣起立素臣不敢被水夫人喝了起來田氏等方齊起立水夫人

道聖狂之分只在敬肆二字富貴不淫是何等本領故孟子以為大丈夫

你竟公然以大丈夫自居侈肆極矣尚安望有進步乎孔子大聖而云不

為酒困何有於我爾乃云尚不至為富貴所淫一敬一肆相去天淵一聖

一狂亦判若黑白矣無進步是滿字病痛此乃聖狂分界指實肆字病痛凡事未然者皆是虛境必

閱歷過乃為實得儒程實得釋言虛悟儒釋分途亦於此兩言判之還金却色之事有志者皆以

為可能然必實處其地實為其事方可曰能然亦祇可云僅僅免得幸而

不辱不可驕然自負為能也試問爾富貴乎曾富貴而不淫乎何所見而

肆言若此素臣何辨汪信民云咬得菜根諸事可做諸葛武侯云淡泊以明志

寧靜以致遠以上俱責素臣富貴不淫一語到此二說方正講愀然之故故貧賤憂戚玉汝於成人不

從憂慮困苦中來其精神多散志氣多頹筋骨多弛放靡弱何以任重而

道遠西銘孟子先儒格論你所說的莊子無處非賞心之物隨時有行樂

之地此真伐性之斧斤而閔道之牆壁也名警古人視晏安如鳩毒孟子謂

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雖凜如冰淵尚恐有懷安敗名之慮况以肆心處

之臨未更收轉肆字周匝完密其禍立見矣非特愁城正不啻罟獲陷阱耳折進一筆緣以肆心

處之素臣復重跪下汗流浹背涕淚交頤頓首認罪道正教實悟較釋氏棒喝築拳者相去

天淵孩兒知罪孩兒良心已昧全虧母親一番正論提醒轉來孩兒見獵心

喜遇此武陵輛川竟有淵明摩詰之意此時心中已視如嚼蠟且為畏途

矣將來到那邊嚴立課程檢點此心斷不敢廢時失業以受鳩毒之禍也

水夫人道這便還可但言之非艱行之維艱非時時省察刻刻防閑不可

也禪宗一悟便了聖學力行終身素臣教人每於悔悟後益加策勵其得力於母訓者深矣說畢復向田氏等道汝等

宜交勗之至寶必非一面放光璇姑等初時亦疑水夫人為過當及聽說許多道理

便覺爽然自失聽到後來愈覺有味回想自己初時欣喜得意念頭真婦

女童稚之見不覺愧悔交集田氏是常聞教訓嘗熟江瑤柱的人細細咀

嚼

第一卷書 卷之九 五十七回

嚼更覺津津滿口其味無窮因一齊檢衽道謹依慈命秋香說這番唐突水夫人的話不加斥責紫函冰絃是見慣的還不以爲怪晴霞生素見過一兩遍雖是怪異亦不爲甚獨有璇姑帶來一個宮人名叫小驢滿心怪異竟形之眉目不覺滿面都有怪異之狀特表小驢水夫人心知其故且此番秋香說話更比從前放肆亦不便置之不議因向璇姑等說道秋香這丫頭屢屢沒規矩我俱寬恕他不知樸責者其中有個緣故聽我道來正是敬愛真能及犬馬 死生曾不改心腸

總評

奚囊訴出苦情更得素臣實之以所聞令人忠義之心油然而生此出色寫奚囊與前回撞進代打亂捎亂滾印證合一以後亦俱以上等筆墨寫之此所以視尹雄友朋皆有夷然不屑之意也作者於素臣妻妾朋友親知僕婢俱加意擡寫而妾如璇姑友如長卿僕如奚囊尤極力擡寫以作第一層襯托者

水夫人慨然嘆息一段透關深摯其感發賢智愧勵不肖者至切至顯斷阿錦功罪銖兩悉稱以此著爲典論吾無間然奚囊連向玉奴磕頭但覺其斌媚可愛耳秋香乃笑其怕婆可謂不解事沒心肝婆子因奚囊拜玉奴卽以誠能動物刑於寡妻提撕素臣水夫人真是不肯放過一事

難兒突如其來卽點土豪籍沒之事心靈手敏亦心手俱調

寫浴日山莊便直闢出一處桃源令人眼赤心熱恨不插翅飛入乃

卽以水夫人一番議論作千百斛冷水兜頭連一連二澆之頓覺冷氣入骨此爲造化在手左氏時有此種作用子長孟堅卽未道及隻字

剖別性命主靜無欲一段如秦鏡高懸百怪走避雖使老莊復生何從置喙不知數千百年來何以如出一口謂道德經與吾道相合而有助也作者本領固在真西山先生之上

水夫人云凡事未然者皆是虛境閱歷過乃爲實得此孔子曾思相傳實學與釋氏判隔霄壤者論語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大學致知必本於格物誠意必要諸修齊中庸學問思辨必歸於篤行釋氏則一悟便了素臣之闢邪得力於母訓者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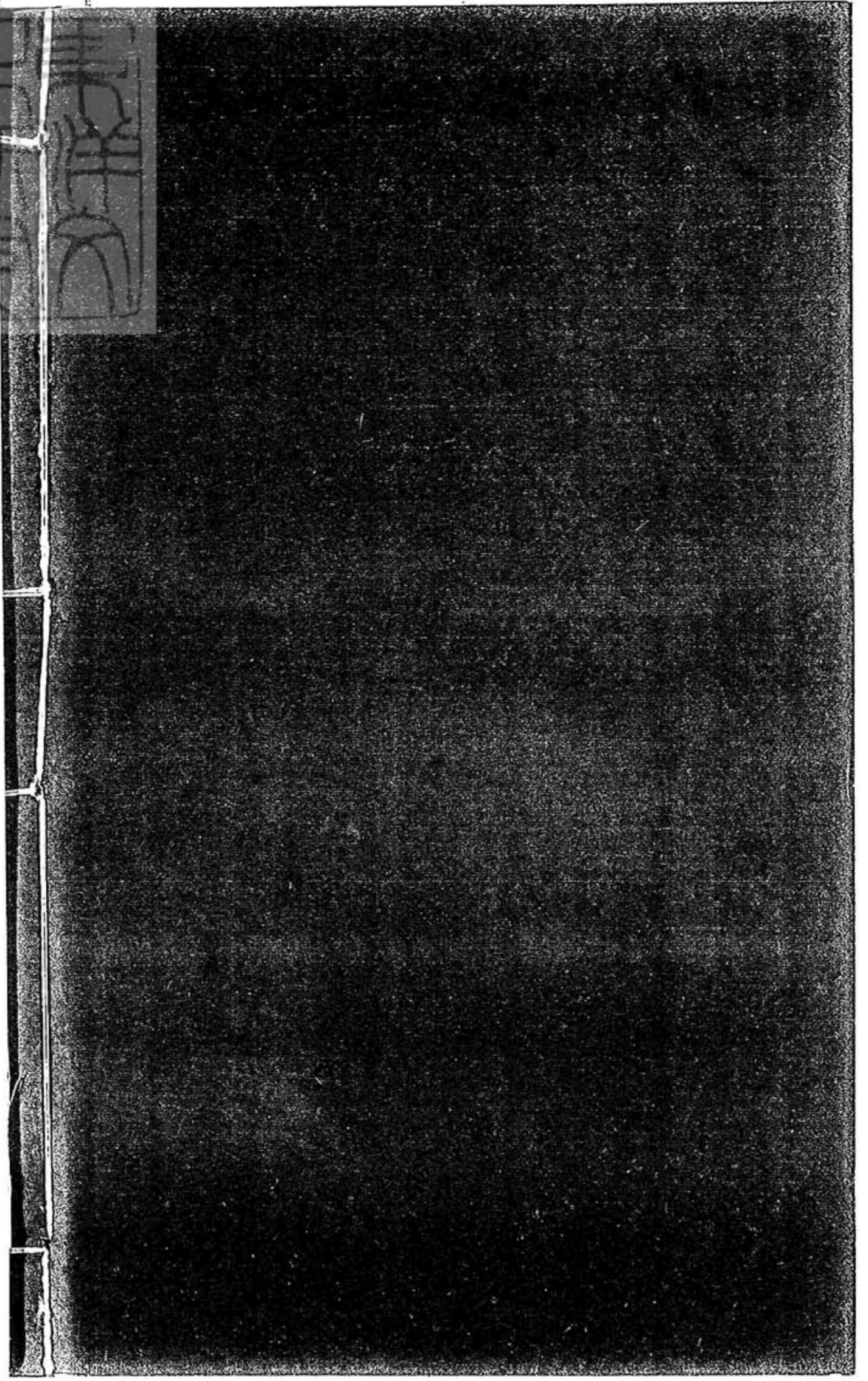
小躔初入藥籠合與泡製故以怪異秋香發之若怪爲不怪便無味無性牛溲馬勃之不若矣雖欲泡製孰從而泡製之



Blank columns for text, separated by vertical lines.

所入
圖
書

東
美
堂



0 1 2 3 4 5 6 7 8 9 10

雙紅堂

雙紅堂
小說
88(27)

第十七奇書野叟曝言正字卷之九

第五十八回

三女明婚鸞諧鳳合

一人暗卜夫貴妻榮

璇姑等亦因秋香唐突無禮不加斥叱不測水夫人之意今水夫人說有

緣故大家肅然起敬水夫人凄然不樂道這秋香是先姑木太夫人房內

伏侍的一個小丫鬢難兒冒姓木不意先有木太夫人先姑易簪時秋香年止十歲吩咐

我好好看待不要打他我因記得先姑遺言故從沒打過他一下連重話

也不輕易說他一句他漸漸放肆起來全沒規矩好勸他不聽又怕縱壞

了他難兒所疑水夫人早已深慮纔撥他去伏侍大媳管束管束沒有大不好處便不

許打罵以致驕蹇自由每每出言無狀皆為此也因在貼胸取出一個錦囊囊內貯著一方小小玉印上面刻著如日之升四字道這是木太夫人所遺留我作念的說罷流下淚來

一物之微服膺若此何況遺言

因付與田氏等觀看田

氏等傳玩感歎仍送還水夫人水夫人仍放入錦囊貼胸藏好璇姑等亦

如撥霧見天疑團盡釋孝敬之念油然而生難兒心中尚有所疑起立檢

衽道太夫人純孝之念令人感泣但木太夫人遺言固當仰承而君子愛

人不為姑息若但遵遺訓一味寬容恐反非木太夫人慈愛秋姐之意古

人以善繼善述為達孝不識其中更有權衡否水夫人大喜命坐說道四

姐能問及此異於迂儒之見矣先姑因愛憐秋香故有此遺訓我因記念

遺訓故每每寬容然使秋香因此而蕩檢踰閑將為奸盜邪淫之事我亦

不加管束一味姑息使死守先姑遺訓而實傷先姑之心不孝孰甚焉秋

香這了鬢只有嘴快喜報新聞沒甚規矩這幾件是他的不好處却没有

別的過犯尚知學好

伏闕佛等議論

頗有忠心

伏投水等事

雖不及紫函之沉靜冰絃

之幽雅

兼表諸婢

而顛直過之

似為秋香立一小傳

父母所愛亦愛之父母所敬亦敬之

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食古而化

我若以小過責之先姑之訓謂何然又

怕他因小過不戒而馴至大過故令大媳管束督做女紅之事非縱之使

毫無忌憚肆意妄為也難兒滿心悅服極口贊頌道太夫人誠女中之聖

女聖人名目自此發端君子所為宜難兒所不識也璇姑愈加敬信小驢一段不平

之氣俱化入瓜吐國中毫無影響了

更表小驢收束完密

到了十八這日未能稟說

東方太爺差人來請過

老爺改稱太爺因始升己中進士矣

那裏已準備轎子在浴日山口

迎接

點出山名浴日者浴赤日之素臣也

小的這裏船隻也預備下了在水牆上船出西水

關由桃花港到山口只有十五六里水路請問姑爺是用了飯下船還是

在船裏用飯素臣稟知水夫人水夫人道喫了飯下船罷這日是洪儒備

席送行任夫人不便自來叫了鬢翠香來送外面洪儒陪古心兄弟裏面

鸞吹素文陪水夫人姑媳席散後素臣素娥拜別未公靈柩素臣又到縣

中別了任公任母一行人都到水牆門下綠楊樹邊下船鸞吹是要送到

莊上的沒有離別之色

欲寫玉奴賽奴先寫各人別緒襯筆最佳

素文牽着湘靈衣袖灑下幾

點淚來湘靈也垂了幾點別淚又向翠香流淚囑咐他好生伏侍夫人教

老爺夫人不要懸念翠香是錦囊親姊又扯住了錦囊眼淚汪汪的說了

些話

又字內有向湘靈流淚包著

都還沒甚要緊

一句收束以逼二奴

只有玉奴賽奴二人哭做

一團弄得鼻涕眼淚黏連一片且道二人有甚苦處哭得恁般利害玉奴賽

奴一母所生在家時坐卧不離後來又共處患難同病相憐到如今忽然

折散舉目無親豈不痛傷玉奴雖與奚囊和好止一二日尙未親熱賽奴

雖與容兒恩愛然自是外方人語音不通性情各別容兒出外更無一講

說之人故姊妹二人獨覺離別之苦鸞吹不忍向水夫人道容兒夫妻性

命都是二哥救的

鸞吹不說贈嫁而說救命人情之筆細體乃知其妙蓋素娥係鸞吹擡舉雖同姊妹為議隨房但說救命則洪

儒素文無詞以斬之

看他如此苦切女兒意欲叫他夫妻都跟去伏侍二哥伏乞母

親慨允水夫人道我們寒素人家現有文虛老僕及奚囊錦囊兩個小厮

還有了鬢僕婦儘穀便用你嫂嫂身邊正少這一房小僮房

水夫人實是真心而素文

現聽不得不輸心願送矣

斷不敢領素文道二姑娘原該有一房贈嫁

落得做人情素文亦乖覺

這裏人多大姑娘要人到莊上去叫幾房來就是

因贈嫁而并非及鸞吹亦周匝

況這賽

奴口音與了鬢們俱不甚通奴也用他不慣還望太夫人收受水夫人見說是贈嫁素娥便不好十分推拒鸞吹又苦苦求告只得收下容兒賽奴俱不更名但把生素改名生勝因素字既犯素文又犯素臣素娥故也玉奴賽奴轉悲爲喜賽奴合容兒忙忙的拜別洪儒夫婦并未未媽收拾上船鸞吹原打算送水夫人到莊盤桓幾日把鋪都打疊了來那知船到水關一個家人領著一乘轎子跑得滿頭是汗從城脚下飛奔而至未能急問爲着何事家人道未叔叔恭喜大小姐大姑爺殿試二甲點了詞林報人擠了一廳一千五百的討賞大相公大娘娘打發不來叫我來請大

小姐回去哩未能好不歡喜忙進船稟知水夫人等俱向鸞吹致賀鸞吹

不肯回去要叫未能回家水夫人道大小姐回去的是莊上是時常下來得的你回去打發報人年伯靈前也該祭告東方親家那邊也該去定省親戚等作賀也須得料理我這裏只勞未管家已極妥當不必再要你費心快些回去罷鸞吹無奈作別上轎水夫人等船到山口東方家人上船叩見素臣說家老爺原擬在莊迎接

未能稱太爺而此僕猶稱老爺對素臣不便稱太爺故

清晨起

來就傳轎夫那知京報人到了纏住身子不得起身叫小的致意改日來見罷素臣道你家少老爺恭喜我還沒來賀喜改日到門罷多謝你太爺費心家人答應起去招呼轎夫水夫人等俱上了官轎了鬢僕婦都是小轎一直到莊上來莊門廳堂寢室俱懸燈結綵牀榻檯几一切動用器具約畧具備許多家人莊僕料理酒席鋪設等事水夫人愈覺不安吩咐素

臣辭謝家人道家老爺及少奶奶吩咐下的小的們伏侍有不到處只求太夫人寬恕就感激不盡了家人又呈上一個禮單上開

- 白米五十石
- 紫草一千束
- 陳酒二十罈
- 活猪十口
- 陳醬二罈
- 小菜十二餅
- 清油一石
- 白鹽一石

水夫人道前日大小姐說柴米都備下的話我也只認是他料理怎又費親家的心且太多了斷不敢當家人跪下道以後盤纏少奶奶自來承值這是家老爺一點薄意求太夫人哂納素臣堅辭不脫只得全收了水夫人往各屋內看了一回竟依東方僑意思自己住安樂窩命古心夫婦住博古軒素臣夫婦住日觀樓璇姑住璇璣樓素娥住素心閣湘靈住瀟湘閣歎道數皆前定博古軒隱着大孩兒的表字素心瀟湘都隱着二姐三

姐的名字璇璣樓更不止關會大姐名字大姐精於算法能測量天地而

璇璣玉衡正屬量天測地之器竟若天造地設者然豈不大奇以為天造地設稱奇

道異便若實有其事者然妙極難兒道奴愛這天繪閣幽雅太夫人可許奴去那裏住宿

罷 自作佳識 靈妙極矣水夫人道總是空閒有何不可已符 但幾日來見你性格溫

和議論英偉上句女德 下句將材欲暫屈你住在後房暫字好此時且 可權當女兒早晚講些時

事難兒必熟 於時勢不知可否難兒大喜道喜得水夫 人之歡難兒只自愧粗愚語言直

慙若得伏侍太夫人朝夕受教稍開茅塞何幸如之自此水夫人命紫函

陪伴難兒在安樂窩後面三間房內住宿早晚與水夫人講論不題是夜

席散後水夫人作主命素臣與田氏同宿擇了二十一日與璇姑完婚次

及素娥湘靈正是

真如久旱逢甘雨 恰是他鄉遇故知 如此洞房花燭夜

絕勝金榜掛名時 舊語新翻

次日素臣進城拜謝任公任母并謝鸞吹洪儒又出城賀謝東方僑向各人述明隱處山莊絕足不入城府之意回來洗去面上所傳之藥露出無

瑕冠玉璇姑素娥湘靈俱如撥霧見天喜形於色難兒暗暗驚訝 難兒擇婿真論

德不論色者 玉奴賽奴都喫驚道原來爺是個白面不是那紫漲的面兒小纏

道爺怎忽變做白臉生勝笑道相公是白臉變藍的怎反說變做白臉兒

同一面色玉奴賽奴知是紫小纏知是藍生勝知是白面或稱爺或稱相公俱是遊戲神通 不說丫鬟們私議單講二

十一這日素臣拜過天地祖先及水夫人璇姑新妝出來拜了水夫人四

拜古心阮氏素臣田氏各受了兩拜與素娥湘靈都平拜了合家見禮已

畢田氏等將素臣璇姑雙雙送至璇璣樓上其效於飛這一宵恩愛果是

不同

一個頂天立地偉男子一箇測地量天奇女兒一個手握璇璣織女

時窺北極一個胸羅星斗牽牛斜抱文昌一個九死一生沙場上幾

遭凶刃一個千貞萬烈火坑中煉出真金一個說看了面上青藍教

奴喫嚇 指進門時言 一箇說摸著頸中疤鬢令我生悲悵當年合歡牀虛

諧連理喜此夕絞綃帕真探驪珠西子湖邊略勾股勢東方莊上直

測弧形徒弟漫入鼓兒中昔成膜外師父跳出圈子去今在箇中璧

合珠聯算不出五星聚奎五星聚井銅壺玉漏 亦算家所必用 滴不了半夜

濃恩半夜濃情 句句切定璇姑移撥素娥湘靈不得

次日到素心閣上與素娥合番又是一種恩情

一箇肘後懸書抱樸子一個龍唇著艾鮑家娘一個承氣麻黃蘇醒

何郎粉面一個大黃甘草勾留倩女香魂一個慘語難聽望死後擊

奴骸骨一個柔腸欲斷誓生前不出門庭一箇說卧銅屏凍得你肉

冷如冰至今疼着一個說開金鑿嚇得奴心澆似水那等凄然恨當

年誤服補天丸抱使君升身麻骨碎喜此夕飽食胡麻飯樓寄奴蘇

木香薷蘇酥同新會檳榔郎白藪驗忽驚黑丑醜合歡花粉苦參今

變蜜陀蟬蛻同香金箔女貞舒荳蔻牽牛遠志至蛇牀滴乳露蜂

房五靈犀角兩心通白芍藥赤芍藥茵陳新試半夏夜丁香初舌吐

苦瓜蒂甜瓜蒂花蕊親嘗工巧極矣句句切定素娥移璇姑湘靈不得

二十三日輪到湘靈一對詩文知己鼓琴鼓瑟別有風流

一箇長線釣鰲李太白一個迴文織錦蘇若蘭一個憔悴龍泉揮彩

筆光搖海岳一箇塵埋太阿感巨靈掌握風雷一個驚喜若狂見和

詩欲求全集一個思量成病吟絕命不惜殘生一個說捉臂撕衣醫

悶痘嚇得奴膽兒都碎一個說形銷骨化讀哀詞哭得我眼淚俱枯

想當年死指生抓那顧皮膚痛癢到此夕輕勾輓抱恁般心坎温存

已得人憐何妨便落他人後儘教風瘦從今不怨晚風前嬌姿那慣

雨雲真箇夢魂都顛冷艷新承雨露頓令骨肉重溫螺黛淺深記歡

情又怕菱花窺見猩紅點滴留春色須不是鵲舌啼來句句切定湘靈移撥

璇姑素娥不得

自此一妻三妾琴瑟靜好同事太夫人怡怡色養真個滿座春風合門和氣瞬息之間不覺已是小盡之夜水夫人道歲月如流筋力易盡從明日初一起立一課程恪守勿越以爲他日致君澤民之用我已定下一單你等去看若沒有更改就依着做去紫函呈上一個柬帖素臣敬受看時上寫着

文水氏日課

分日作三分一分看書一分督課一分紡績

文真日課

分日作三分一分看書一分讀文作文一分課子

文白日課

分日作六分二分看經書一分閱史一分習武一分讀文作文一分作詩賦

阮氏田氏日課

分日作五分二分料理中饋二分紡績繡作一分看書

劉氏日課

分日作五分一分佐理中饋一分學算二分紡績繡作一分看書

沈氏日課

分日作五分一分佐理中饋一分學醫二分紡績繡作一分看書

任氏日課

分日作五分三分繡作一分看書一分學詩賦

素臣看完遞與田氏等同看因說道孩兒等日課敢不遵恪慈命惟母親日課中紡績一條尙求更改水夫人笑道敬姜爲大夫之母尙勤於績何況我乎素臣不敢再請田氏等俱稱遵命湘靈檢衽道大姐二姐俱有厥絮之才太夫人獨許兒學詩賦或未悉其底蘊耳乞太夫人一視同仁不識可否水夫人道君子教人不拂其性順而導之則人易從汝以詩文爲性命若欲禁你筆硯使專務女工則鬱鬱無聊必生疾病我故爾此一個光陰爲汝陶情適性之地非爲婦者必當含毫吮墨以荒婦功也大姐二姐雖能搦管而所好不存當以婦工爲要就是媳婦他也通文墨我從未令他吟詩作賦正爲此也嗣後如遇令節及爾等生辰當給假一日聽爾等相聚酌酒賦詩以爲歡樂此亦蜡祭息民之意其餘則悉依日課可也

湘靈感激受教素臣稟道日今時勢所急不在文章孩兒欲以一分作文讀文一分作詩賦之工夫併爲閱史習武不知母親意下如何水夫人道這是極好的了我之聞此二分令汝藝文者因係本朝做秀才分內之事爾能畱心時務舍輕從重有何不可因取筆改作二分閱史二分習武素臣敬謹受命逐日自課不題一日素臣正當習武之時佩着寶刀叫錦囊擎着弓箭到園中望春閣來那閣背西面東

是望春閣

閣前有幾百步空濶一

望都是垂楊間着碧桃紅杏玉李朱櫻無邊春色煞是可憐素臣擇這一片空地常來此舞刀射箭發弩使槍這日走來遠遠的聽有閃笑之聲近前一看却是奚囊夫婦賽奴容兒秋香小躔幾個男女在那裏舞劍作耍見了素臣奚囊容兒都嚇一跳秋香等就要走散素臣叫住道奚囊玉奴

賽奴是個會家你們三個是幾時學來且各舞一回看是如何三人没法

你推我讓容兒只得先走上前向賽奴腰間拔出劍來舞了一回素臣笑

笑說雖是力弱也還虧你容兒本該力弱然亦有故次及秋香提看劍橫七豎八的亂

砍素臣大笑道這是那一家真個劈柴勢了末後輪到小躔小躔不慌不

忙挽起羅袖把腰間裙帶緊了一緊便是會家提起那劍使箇身法藏過劍尖

全勢往下一坐猛聽咄的一聲那劍望著素臣心口直搥將來剛離得三

五寸忽地一繳作已著勢故川繳風一般快收轉去只見那劍光霍霍地耀着嗤

嗤地作響左三右四前五後六舞得如一團白雪萬瓣梨花沒點空兒正

舞到熟處忽地一收露出一個瘦小身材按劍而立口不喘氣面不改色

警不亂髮裙不動摺尤難在此是會家素臣驚訝道這又奇了你點點頭年紀怎舞

得如此純熟就是玉奴賽奴也不過如此却是那一個教來玉奴賽奴道

小躔姐的劍比奴輩高了十倍那裏教得他來小躔又不肯說何人所教

秋香道他的劍是木四姐傳授的他還會使獼猴摘菓鷄子鑽天許多好

看的把勢哩素臣道原來木四姐果是有武藝的平日已看的眼因吩咐錦囊去

請太太及木四姐來此看演武藝錦囊如飛去請素臣命玉奴賽奴對舞

了一回說道你二人的劍與小躔一般純熟力量更足因他年的紀小故

覺驚人但都還是旁門不是正傳我當教你不換刃法不換刃法後竟未見令人想殺小

躔與玉奴賽奴俱歡喜無限素臣正要叫奚囊舞劍空一人不舞最妙水夫人已

領了鸞吹難兒出來原來鸞吹常時到莊就與難兒同宿兩個講得甚是

投機這日正來問候水夫人錦囊來請說小躔舞劍之事鸞吹亦以為奇

因隨著出來觀看到得閣下素臣備述前事水夫人道四姐每常議論輒及軍營戰陣之事我還認是紙上譚兵原來竟嫻武事今日定要請教難兒踟躕道二相公謀勝孫吳勇過褒鄂奴怎敢班門弄斧貽笑大方素臣道小驪劍法已見一斑不必太謙斷要請教的了水夫人道武事雖非婦道之正面邑姜曾列亂臣與望散比烈洗夫人章夫人俱以此名垂史冊功被民生世治尚文世亂尚武目今宦寺擅權邊繳不靖正值用武之時四姐既有武藝當精益求精不可徒懷退讓虛擲光陰雷心時事造就人材女中丈夫但較武須有賞罰以鼓舞精神四字得治兵之要昨日任親家送來的一腔豬一腔羊兩匹紅縹兩罈陳酒遷居賀儀恰合犒兵之用故妙叫奚囊去各分一半連豬羊首拏來紫函再去向二娘娘及大姐二姐三姐說各帶一件器玩同來一看奚

囊紫函領命而去須臾豬羊紅酒俱到田氏領着璇姑等出來田氏拏出一個玉魚璇姑是一顆珍珠素娥是一雙銀釧湘靈脹紅了臉縮手在袖裏伸不出來搖曳多姿向璇姑素娥道妹子沒會關會拏着不值錢的東西怎

生出得手晴霞快去取那玉獅鎮紙來水夫人道且慢去拏你帶的何物不妨取出一看湘靈無奈在袖內掏出一條松綾手帕上面繡着芙蓉桂

花水夫人看了嘖嘖歎賞道怎繡得如此生動竟是活的一般夫榮妻貴這菜頭也好要以此為賞功首物了搖曳多姿湘靈愈加踟躕搖曳取致田氏等傳

玩稱賞不置水夫人道如今分作三番考較先較力次較射次較槍刀勝者賞以首飾豬羊等物負者罰以巨觥素臣領命見閣前有兩個石欄約

有七八百斤一個便去提一個來放在中間水夫人道這箇太重再找一

件輕些的來素臣遠遠見一塊大石橫在一棵古梅樹下因去提來把手
戲着約有四五百觔道這却又輕了些水夫人道這樣大石也不爲輕了
因命衆人去撥大家看着不肯先上秋香高高興興的先趕上去用力一
提却如蜻蜓搖石柱一般休想動得分毫素臣笑道此真可謂不自量矣
水夫人道天下事都如此實有本領的斷不輕躁若是秋香見素臣笑他
偏要撥這石頭起來掙得滿身臭汗頸上紅筋根根扛起到底一毫沒用
連冰絃晴雪等都笑將起來水夫人慌忙喝住道這癡了頭性命都不願
了秋香沒趣只得走開容兒上前死力撥弄也不能起小躔撥離了地却
提不來水夫人等都驚異道秋香頗有蠻力怎反不如小躔奚囊上前擦
起衣襟埋好脚步蹲身下去用手揩住石角掙將起來奚囊是得法那石便離

地一尺多高勉強那了幾步便就放下水夫人道這却虧他從前在家沒
有這力量奚囊下去玉奴上來也不埋步也不擦衣兩手一撥那石輕輕

便起玉奴是力大離地有二尺上下直撥到水夫人面前然後放下面不改色

水夫人大加稱贊道比奚囊強遠了且看你妹子如何玉奴道賽奴的力
大會比過來他敢拏得這石欄起儘力一擡含意極深賽奴裊裊的走將上來裊裊者自

恃力大若不經意也似玉奴一般不去擦衣埋步自恃力大若不經意把手去輕輕一提輕

者不必用力一提起總自恃力大竟提不動何故讀者試細參之因用兩手揩住石角撥將起來

離地纔一尺多高面就發紅把手狼緊一緊走了三五步氣就喘將起來

故素臣連忙喝住賽奴放下石頭羞得滿面通紅心頭兀自突突的亂跳

儘力一壓含意極深水夫人問玉奴道他這力量遠不如你怎說是賽奴力大玉奴

道便是玉奴心裏也是詫異從前常比過是他力大怎今日這等不濟力儘
推盪於無字中做無數長篇大篇文章

水夫人道你且去拏那石欄却不可勉強玉奴真個

去拏那石欄却拏不動水夫人道這石欄本過重了四姐你試撥一撥這塊大石看難兒却不去撥那大石竟來拏這石欄水夫人慌道四姐看仔些還是撥那塊石頭罷水夫人一面說時難兒早把石欄提起走了十數步覺着喫力便放下了

覺喫力方弱於素水夫人驚喜道看你如此嬌柔

却有恁般神力因命取玉魚來親手送與難兒又賞了玉奴一段紅紬五斤豬肉奚囊小驢每人一段紅紬三觔猪肉賽奴賞了三觔肉又罰了一觔酒容兒秋香各罰一觔然後較射水夫人取一隻銀釧命玉奴折了幾枝桃花做了一箇大圈中間把綵線懸着銀釧掛在垂楊之上離著百步

令眾人各射三箭中銀釧者爲最中桃花圈者爲次三箭俱不能中者罰

之素臣先張弓搭箭連發三矢俱中銀釧之中水夫人取珍珠賞之玉奴

三箭一箭穿了銀釧兩箭穿入桃圈賽奴奚囊三箭俱中桃圈小驢兩箭

俱不到垛一箭却正從銀釧中鑽了過去容兒三箭俱不到梁秋香更是

放野臨末鸞吹等催逼不過難兒只得上前真箇左手如托泰山右手如

抱嬰孩弓開滿月箭發流星一連三箭俱穿入銀釧中去了水夫人及田

氏等俱稱神箭玉奴等都暗暗喝采素臣道四姐之力略遜孩兒這箭竟

與孩兒匹敵矣難兒道二相公之箭透銀釧去更百餘步奴只過釧便止

怎說是匹敵此分別素臣水夫人道射只論中四姐不必太謙水夫人心

難兒優劣分別命取垂楊上那隻銀釧并桌上一隻替難兒勒於兩臂玉奴賞了一

筒豬頭一段紅紬小驢也是一段紅紬三劬豬肉賽奴奚囊俱是三劬豬

肉餘俱飲一觥酒素臣命奚囊斫下幾株樹梗削成槍桿頭上縛着桃葉

醮着香粉風流戰具先令奚囊夫妻比較兩人鬪了數十回合奚囊面上心窩

撲了兩處粉痕玉奴乳旁也著了一點是奚囊輸了賽奴上去姊妹二人

殺做一團玉奴止肩膀上一點粉痕賽奴乳旁心口却著了兩槍賽奴下

去小驢上來戰到幾個回合素臣忙喊小驢下來玉奴慌的跳出圈子外

去看小驢時已是滿胸粉點素臣笑道你這槍是何人所教怎一些家數

沒有也敢上場難兒道這妮子真是大膽你幾曾學過槍來素臣之言似有譏諷故難

兒亟為辨白水夫人等俱稱玉奴槍法難兒接過小驢那槍一則見獵心喜一則明破素臣之疑

破步而入玉奴迎住狠鬪起來約有十數回合玉奴敗陣下去素臣令賽

奴助戰玉奴覆身轉來姊妹兩個雙戰難兒難兒不慌不忙左挑右撲二

人應接不暇勉強支持了四五十合賽奴虎口着了一槍負痛棄槍而走

玉奴仍復敗陣下去看兩人身上俱有三五處粉痕難兒身上並沒一點

此獨表難兒最妙在下文素臣一折正待收槍上來素臣見獵心喜拈過一枝槍搶步而入

道四姐槍法如神特來請教難兒自恃槍法獨精謙遜一句便舉槍來敵

素臣虛戳兩槍難兒撲過還一槍來素臣把槍裹住用力一繳難兒覺着

手重儘力一壓却壓不下去復往上趨又趨不起來戳又戳不進收又收

不轉素臣猛地一繳一收只聽刮辣一聲難兒的槍近着尖處三五寸已

絞得粉碎難兒擲槍於地媿服不已素臣道這是槍桿不結實之故我原

沒繳過四姐之槍尚未分勝負也水夫人道玉佳原不在內這槍法也是

四姐第一把湘靈繡帕送與難兒難兒不受道敗軍之將不罰幸矣何敢受賞水夫人再三遞給只得受了又賞了玉奴一段紅一個羊頭賽奴奚囊各三劬羊肉素臣因見小躔賞的兩段紅被秋香替他披在身上非秋香不敢叫奚囊玉奴也把紅披將起來異想天開較攔過這邊且說那邊者奚營霄壤玉奴披了兩段存一段遞與奚囊奚囊原有一段恰好湊成兩段一樣的交流肩

上素臣復命秋香折了六枝桃花令奚囊等各戴起來都到水夫人面前磕頭謝賞秋香見奚囊夫婦簪花披紅雙雙謝拜嘻的笑道倒像拜堂哩只因這一句話把水夫人心事平空提起正是

飯裏胡麻歸玉洞

水流紅葉向金門

總評

夾序玉印似屬枝節而實非枝節也一則見水夫人切念其姑所囑之言所遺之物俱銘刻於心服膺勿失有此遺物以徵遺言尤信而可徵一則見素臣為旭日之祥與赤日之夢曉日之圖映射成采並非故生枝節者可比

水夫人寬待秋香微意作兩番詮釋非後一段議論猶未悉其曲折也故留以待難兒之問難兒初至法應一表不必另起爐竈何便如之素臣之收賽奴因其有用故歸洪儒是棄於無用之地也豈不可惜然使竟作贈嫁亦稍嫌平直且與錦囊一色少變換之法矣故借姊妹之情以合之便覺生動可喜

水夫人以諸樓閣之名為前定而難兒即請居天繪閣亦有前定之

見於胸也空青一點更無渣滓可漉

諸樓閣一徵前定一伏賜第亦是雙管齊下

點綴璇姑等一段妙辭如碎金屑玉一字一珠其貼切各人處亦天造地設不可移掇真可稱錦心繡口

比武一段不脫稗官家套子而先以舞劍結以拜堂中夾不自量之比香不應口之賽奴始而驚人既而發笑之小躔則已全非稗官熟套矣更有湘靈一段踟躕之意點綴其間香艷風流豈一切稗官所得望其肩背

賽奴何以不應口此於無文字中做極著色文字不爲指出辜負作者苦心矣賽奴之力本勝玉奴而玉奴虛結花燭賽奴則實赴陽臺容兒係風月班頭兼有紫金龍涎供其揮霍月餘來顛倒衾裯賽奴之精力竭矣故玉奴亦詫其不濟也一無字中有如許鳳倒鸞顛蜂狂蝶浪文字豈非絕世文情

賽奴不應口不止寫容兒賽奴月餘之有事兼寫奚囊玉奴月餘之無事也奚囊願待阿錦固是真心然溫香煖玉宛然在牀雨意雲情颯然入聽同廂房故此月餘來保無有一刻一念靜中思動而卒然入於不可知之域者乎以此表之覺奚囊之却色不下於素臣之於璇姑素娥則又於一無文字中作如許金堅玉潔絕慾守盟文字豈非絕世奇文

賽奴之不應口不止寫容兒賽奴奚囊玉奴之有事無事也以後文

長生之生年月日計之賽奴受胎惡吐正在此時 應惡食貪睡少
氣乏力則又於一無文字中作如許黍珠桃花精凝血裏文字豈非
絕世文情

一無文字中乃有此三大篇文字按之又實無一字作者之才斷在
子長孟堅以上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正字卷之九

第五十九回

六口曲團團有兆

二木林點逗無心

水夫人見奚囊玉奴雙雙的簪花披紅秋香說像是拜堂的話想起玉奴
尚未成昏終非了局命素臣修書叫奚囊去取回阿錦素臣領命奚囊一
骨碌爬在地下磕頭玉奴也是迷花眼笑陪著奚囊磕頭叩謝入情璇姑
道奚囊回來不知可過吳江從阿錦牽出石氏 若是順路欲求太夫人將

奴的嫂嫂接來水夫人道我久有此心但非順路若等奚囊回來未免遲
了不如叫文虛去就是明日打發他兩人動身便是夜將賞剩的猪羊

陳酒勻派家人僕婦丫鬟小厮都吃一箇醉了當日水夫人與素臣田氏
鸞吹一席在安樂窩中敘話古心夫妻父子俱在博古軒內夜酌璇姑素
娥湘靈難兒一席送在璇璣樓上即爲定此乃是公席當設公所把。中

數行一間小躔將花遞與璇姑璇姑說聲起鼓那鼓便咚咚的響將起來到

得鼓住那花恰在難兒手中璇姑等大喜道天意正如人意解元公快些

飲酒好再起鼓難兒酒乾起起鼓來慢慢的傳去剛傳一遍花到難兒手

中那鼓忽然便住素娥喜道四姐又是會元湘靈道二姐且慢歡喜所重

全在狀元狀元輪到四姐方是天從人願難兒又乾了一杯那邊鼓起難

兒此番心急勢速花一到手如飛遞去一刻不停湘靈著慌道不好我們

手遲眼鈍怎當得四姐那等便捷這狀元都分是輪他不到的了那知那

鼓叮一聲咚一聲的總不肯住難兒兩手忙亂得不耐煩起來剛剛手勢

一懈正待遞與璇姑那鼓已截住璇姑縮過去不來接了湘靈大喜道道

真是天從人願了叫小躔斟上三大杯璇姑等一齊起身賀喜難兒不信

道這是晴霞姐作弊姐姐們吩咐他作弄奴的該敬姐姐們纔是璇姑道

我們身也沒動口也沒開怎樣吩咐晴霞呢素娥道你看離着這許多路

又隔著一層紗窗這花枝在手中轉接連我們都看不清晴霞如何作得

弊來湘靈道四姐不過疑心一連三次都在他手裏正不知天下偶然之

事如此者正多今日望春閣下既可三奪錦標此時天繪閣中豈不可三

魁金榜大姐說的不遵者罰飲冷水晴霞快取冷水先罰了三碗再行飲

酒難兒没法只得如數飲乾湘靈道我們都似老秀才要求大宗師命題

考試難兒道奴已受罰二杯考試是斷斷不敢素娥道大姐說過老秀才聽解元考試解元聽會元考試會元又聽狀元考試如今四姐要考我們一遍考自己兩遍考老秀才的題目容易些考解元會元的煩難些纔見得大宗師至公無私哩璇姑笑道這也不必了我們老秀才却是要考的正考不取還要趕遺才趕大收沿街告考做出許多事業來哩素娥湘靈俱笑道大宗師快些出題這位老門生敢要動壽氣哩難兒忍不住連睛霞生勝小蹊一齊都笑就這笑聲裏聽有帶笑上胡梯聲響一路恢諧雅趣調笑風流已令人魂銷心醉此更別開蹊徑眾人則笑中聽笑秋香則攜笑就笑素頓令閣中紙上同起笑聲不分今古雖使讀遍笑林未易得此開堂也素娥慌叫生勝去看早是格格的笑將上來眾人看是秋香笑得眼睛沒縫璇姑道秋香恰仔好笑秋香忍笑不住道沒甚好笑聽見上閣笑得熱鬧想來有極甚好笑的故事此鰲不住就笑了繪出秋香眾人一齊大笑笑得秋

香蹲下身去站不起來湘靈道大家不要笑罷奴的肚腸已搗斷了也難兒被素娥千遍萬遍只得出題先考璇姑道大姐算法最精奴有一數若算得出來便是合式素娥道四姐又來了你須尋別的事難他這算法是他拏手怎打入地懷裏去呢難兒道我這數不比九章難訣且聽奴道來因說道

二九不是十八三八不是二十四四七不是二十八五六不是三十璇姑想了一想沉吟道這數兒有些古怪秋香道不是十八倒是十九不是二十四倒是二十五這是木四姐造出來的大姨娘休被他騙了去璇姑道數是算出來了但不該這等淺易怕還有甚訣竅藏着一時竟想不

起哩湘靈道既算出這數便該曉得是這一句了難兒道三姐送春要罰一杯璇姑笑將起來原來是這一句小時讀過那裏還記得起虧是三四日前看書又見他來因說道這是孟子上的其實皆什一也並不是數怎說是考奴的算法四姐也該罰一杯難兒道什一不是個數兒這杯該大姐收回璇姑湘靈只得各飲一杯次考素娥難兒道二姐精於醫要二姐隨意認幾句一個庸醫一個神醫語句不要太文只要明白顯亮說得透快便是合式素娥道這却是個難題目了因命生勝取到紙筆先做庸醫是的

不辨浮沉遲數那知虛實陰陽救荒攤上得丹方這本破書孽帳豎起招牌一面祖宗秘授誇張指頭略按便開方發散風寒爲上腹痛必然消導口乾定自寒涼藥醫不死有推搪生錯病兒休悵撞着歪時歪運騎騾坐轎猖狂只愁死後見閻王屁股打成肉醬

素娥寫完璇姑等圍着看時笑得肚疼璇姑道二妹作孽怎把天下時醫罵得恁般刻毒湘靈等道只怕還是夫子自道你那櫃裏的醫書不是也有些破碎敢也在收荒攤上收來的難兒道三姐休打斷他快請教那神醫的素娥不慌不忙援筆而成璇姑接過與湘靈難兒同看也是長短句兒上寫着

讀破儒書萬卷餘工兼及岐黃蓋由菜作豈荒唐真個功同良相素問靈樞參透權衡劉李朱張望聞問切細推詳佐使君臣各當火熾能知壯水陰虛獨解扶陽從教病已入膏肓起死回生反掌目洗長

桑神水肘懸元化青囊更饒醫痘有奇方撕破裙兒漿上

湘靈看到結句把臉脹得通紅道二姐怎這般囉哩起來要罰十大杯若不肖吃就同到太夫人前告訴去看該是這般輕薄的嗎再不也把二姐病中相公替你擦氣的方法續上幾句不然奴誓不干休璇姑笑道三妹怎認起真來二妹也忒傷雅些他量不濟怎喫得十杯罰他五杯消消你的氣罷素娥道五杯也喫不來待奴賠個禮兒喫了三杯罷湘靈道賠禮是斷不敢當十杯是斷要喫的璇姑苦苦勸解逼着素娥喫了五杯虧秋香影在身邊幫了生勝移頭蓋脚五杯酒原只有得三杯素娥已自酣然湘靈方纔歇手璇姑道四姐快出題考試三妹他的本領不比我們須想個極難題目方顯得他大才素娥道他那筆尖兒好不利害竟請發揮罷

璇姑欲出難題素娥并易題亦不欲文心如轆轤之轉

璇姑道沒有此理怎獨空他不考他在轅門

外貼起沒名揭帖編造黃鶯兒鬧出科場大事來哩只要說明不許報復三妹也不是這樣人湘靈道二姐怎估得定定兒的將來傷風咳嗽還要二姐用帖藥的怎敢報復把性命來換這點子小便宜璇姑笑道三妹原來這等惜身重命素娥難兒不覺失笑湘靈道生員入學是抄的兩篇窗稿大姐就認是真才如今年邁荒疎連抄襲都不能了求大宗師出一個極容易的題目還可勉強完篇不然就要現白而出了總注意老秀才三字難兒笑道三姐援筆萬言有何題可難奴有一小小對兒敢求一對湘靈着急道別的猶可勉強這對兒是再不來的四姐休把絕對來難人難兒道並非絕對是奴偶然想着求教大才回說道

四女同居吾夫子東西南北之人也

璇姑道此卽三光日月星之意怎麼不是絕對湘靈道對是勉強對就只不如出對藏着隱語煞有機鋒璇姑素娥俱驚異道三妹真是天才怎已對成了快請念來湘靈念道

五行迭王爾土生春夏秋冬之季乎

璇姑素娥擊節稱賞難兒滿心歡喜

歡喜何故宜細思之

共贊奇才璇姑復催難兒

發揮難兒道已經放肆再不敢行令了太夫人那裏想已席散多時奴要去伏侍上牀受罰一杯罷秋香道太夫人正在那裏講史書沒有住頭哩

散了席還要看二相公寫書明日一早打發文伯伯合奚囊起身木四姐

只願放心行令便了璇姑等聽說一齊催逼難兒只得告罪行令說道我

們四人在此擲一個四喜罷不拘何喜擲見俱飲一杯說一個酒底四喜

俱見這令便完不必各人全見因捉起四顆骰子擲下恰好是四個紅湘

靈道恭喜四姐洞房花燭了我們都來賀喜送歸房斟了兩杯酒遞與難

兒說是成雙之意素娥道夫榮妻貴之言驗矣璇姑道難得滿盆紅色大

姐明日說要回去我們留他一日釀個分兒明日再與四姐賀滿盆罷

惟加謔難兒推過雙杯擎起酒令低着頭一飲而盡說道

三口共成品一口便成呆因甚呆打孩華元云夫其口眾我寡也

說罷遞盆與璇姑道一個順字璇姑接過盆一擲恰好俱是五六二色難

兒道大姐真個是久旱逢甘雨了湘靈笑道四姐待那洞房花燭夜也不

輸久旱之望雨哩

璇姑不諱難兒而難兒反諱璇姑宜湘靈之代諱也

璇姑道四姐酒底是有寓意

的奴只好隨口說一個罷酒乾說道

十口便成田一口自成豆阿誰記紅豆微之云李暮撇留傍宮牆

難兒暗暗喫驚何故喫驚宜細思之盆到湘靈擲出兩個對兒素娥道三妹是他鄉

遇故知了湘靈飲畢念道

一口便成呆四口自成器緣何得成器孟子云必使玉人雕琢之

難兒驚異紅了臉說不出話來何故驚異且至臉紅說不出話璇姑素娥俱贊道這方對

得過四姐真是名下無虛湘靈道姐姐們休要笑話且聽二姐的妙句送

過盆去素娥又恰好擲出不同璇姑道老秀才也有發蹟日子了素娥乾

了酒說道

二口便成呂六口共成曲何人賞此曲夫子云不圖為樂之至於斯

也

難兒愈加驚訝何故愈加驚訝璇姑道我與二妹的口字俱有牽強不若三妹渾

成素娥道大姊還好奴這曲字更是牽強晴霞道小姐的也還有些不周

緻臨了一句少關會一箇字兒璇姑等都疑惑少甚字兒連難兒也不知

道晴霞道本四姐口眾我寡的口字是上兩句生出來的小姐却少這一

個口字兒難兒注意心事故不覺眾人之錯其說底亦止以一口之寡不敵三口之眾故并不計己之有口字眾人之無口字也眾人酒

到即須說底不及細詳晴霞局外閒觀易於推究故覺靈慧反勝其主湘靈忸怩道這真是笑話怎竟忘了

這個口字璇姑素娥俱失笑道真是話柄倒被這丫頭捉了破綻去了難

兒道連奴也沒畱心晴霞姐真康成之婢矣大家笑做一堆忽見鸞吹走

上閣來道諸位妹子好快活呀說與奴聽待奴陪着笑笑難兒忙問道太

夫人安息了嗎總是秋香姐悞事鸞吹道還早哩母親看着二哥寫書要打發未能奚囊分頭去接劉大娘合阿錦奴稟過母親來這裏闖席的你們放心只願笑不妨事璇姑道太夫人說叫文虛去的怎姐姐說是未能鸞吹道是奴說的二哥的事情家中怕還在根究文虛不便去纔改差未能的本應差未能而出自鸞吹則較妥具見經營苦心且就璇姑之問因從鸞吹口中敘出取徑更別呆滯者日讀數過沉疴立愈問爲着何事恁般好笑湘靈道笑的緣故且慢與你說慢說最妙一則不直遂二則多也被購叢笑去之一波折也生勝斟上酒先飲入席三杯把四姐的酒底說了再處生勝當真斟了三杯鸞吹道痴了頭你知道我酒量的三妹我飲一杯罷因問難兒原底湘靈述知鸞吹喫乾酒說道

有口便成呆無口便成木緣何恁呆木崔信明云楓落吳江冷

璇姑素娥俱笑道姐姐也被晴霞這了頭笑了去也鸞吹問故璇姑述了一遍鸞吹笑道晴霞學做兩句歪詩還是三妹教會的他倒捉師父的破綻真是青出於藍這等說來連我這呆字也重了該罰一杯如今請四姐收令却要有這口字休再給這了頭笑話難兒道奴也是無心如今要認真關會實是難能飲完酒杯照鸞吹念道

無口便成未有口便成味誰人貪此味莊姜云日居月諸出自東方

鸞吹發急道四姐滿口胡柴三位妹子該動公憤怎樣奈何他纔出的這只氣兒璇姑道罰他十杯酒罷素娥道還不足以盡其辜須罰十碗冷水

湘靈道木在水中生吳江雖冷反是他發榮之本即鸞吹酒底攪播散不空玲瓏光荒四射

如揮以老拳做出老秀才身分狗而骨之數其罪而責之纔洩得公憤不

至斯文掃地璇姑道我們秀才拳頭是豆腐做的可也打的他痛難兒笑
道三位姐姐的尊拳實在受得七八百下二姐若一動手奴便魂也沒有

了璇姑道原來二妹也是有神力的今日較武怎不出場璇姑透骨聰明何呆實若此緣

入水夫人大冶才華悉歛德器日深故終席無戲侮之言即問有諱詞而君子可欺以方與素娥相習未久乃有此疑耳素娥湘靈都

笑將起來說大姐怎信他胡話不知又藏着甚果兒哩難兒笑道二姐是

醫生經著醫生的手還有個活命的嗎素娥道一發可惡如今是必要奈

何他纔得出氣璇姑道他恃着氣力倔強不依怎生奈何得他只好用南

方之強不報無道了好頭巾話出之巾幗便覺城媚鸞吹等左思右想沒個計較歎口氣

道真是秀才謀反十年不成秋香道秋香倒有個計較木四姐恃着武藝

高強小姐們奈何不得秋香去請二相公來他就不強橫要他怎樣就怎

樣了此為後文請擲紅作引不見那木四姐那枝槍被二相公繳得粉碎碼鸞吹等

俱大笑道好計較呀痴丫頭真個要與他打架麼湘靈忽然笑得打跌說

道奴却真有計較。缺四得了夫榮妻貴的采頭行令又遇着洞房。缺

字搶紅那個搶的多就是新郎餘人做。缺十歸洞房他雖有力如虎做

新娘時便一毫也使不出真箇像盲詞小唱有罵媒人打喜娘的事嗎鸞

吹等俱稱有理眉花眼笑喝四呼紅璇姑本不肯擲被眾人逼迫只得隨

同執色那知擲了一二十擲休想擲出一個紅來湘靈道這又奇了我們

三個老秀才沒福氣受用這新人應那夫榮妻貴的吉兆怎大姐姐簇簇

新新玉堂金馬中人也擲不出紅來秋香道小姐們俱是女人與木四姐

一樣的怎做得新郎怪不的這骰子不肯獻出紅來秋香去請二相公來

敢情一擲就擲是一個紅滿盆

胡柴極矣其妙無窮

難兒被鸞吹等嘈襍已是羞得

無地可入忽聽秋香這話一陣心酸不覺眼淚紛紛而落鸞吹噦了一聲

道秋香怎放出這等屁來四姐不要氣他他是這樣慣了的毛坑沒後壁

臭糞便直沖出來素娥道秋香你還不替四姐陪個禮兒消一消氣湘靈

道秋香你說話也要想一想兒怎這樣拉拉襍襍的璇姑道四姐你怨他

無知擔待些罷須教太夫人生氣

是璇姑語

眾人正在勸說秋香道二相公真

個來了

真個二字妙若特來擲紅以驗其言者然眾人埋冤如風貫驢耳而猶作此言真是義皇上人

只見冰絃提燈炤

着素臣已上閣來大家呶一呶嘴照會着莫說起秋香這話難兒忙拭眼

淚起身就走素臣道四姐怎見我來就走難兒勉強答應道太夫人敢便

安置素臣道太夫人在那裏鬪龍兒耍子我聽見你們行令特來聽個令

兒湘靈道是四姐行的把眾人都難倒了沒一個合式的哩素臣道四姐

所行何令怎竟沒個合式的湘靈念將出來素臣道也還不是難題絕對

怎就無人中式鸞吹道二哥試做一篇看中式不中式素臣隨口念道

二口方成呂一口便成吝如何能不吝秦穆云不啻若是其口出

鸞吹等俱贊道畢竟鬚眉中方有才子中式無疑難兒滿面羞慚一言不

發素臣不知就裏只道他別有深意因說道率口而出未必便能中窾尙

容細細揣摩方得窮其奧妙也難兒一發脹紅了臉如坐針氈

無心之言有心之聽

素臣覺着詫異便不再說問璇姑道你們是怎樣不合式可念與我聽璇

姑道奴等倉卒中沒有想著末句都少了一個口字故不合式因把自己

及素娥湘靈的念出素臣道四姐或另有關窾我不能知但就我的意思

替你們評品出來還有許多毛病不單脫去一口字也大姐的十口是借用一口既多餘筆畫亦欠關會二姐六口兩犯此病三姐較工但四口之外多一工字亦不切姓無快於不入試官之毅中也璇姑道田字曲字牽強奴等都說過但不知怎樣切姓又說三妹多一工字然則四姐多一木字相公亦多一說到那裏便頓住了口妙極多木字尙屬冲口更多文字便不覺頓口矣摩盡當下神情真是酷肖湘靈便道奴真是笨伯原來四姐切定自己姓木相公切定自己姓文的我們如此粗心豈不令人齒冷璇姑等亦俱恍然大悟素臣道若不切姓呆字吝字俱不通矣呆字吝字豈止一口一口之字又豈止呆與吝耶素娥道相公不說破就至明日也還想不到此倉卒之中豈能合式璇姑道就說破了也是煩難奴姓劉二妹三妹姓沈姓任怎樣合上這口字去素臣道這又可以略通融些只要現在有這姓罷了如大姐倒轉首句說個四口合成田也就去得再呆字說得吝字也就說得了二姐亦可姓未味字便也說得你們都不算姓文嗎吝字吝字又可說矣晴霞斟酒來待我做著四姐的意見說一個酒底要你們各說一個看合式也不因舉杯一飲而盡說道

一木只成木二木便成林如何不成林孟子云牛山之木嘗美矣

素臣此令不說猶可一說出來直嚇得木四姐心驚肉跳目定口呆進退無門羞慚無地何故嚇至如此試細思之正是

忽地賊人逢應捕

無端孩子聽轟雷

總評

取阿錦接石氏何妨直出而必借秋香拜堂一語引入阿錦復從徑由遞出石氏如鷹隼之疾如鈎環之曲總不肯作一弱筆一直筆也視水滸金瓶等書之承接何如何如

此回暗卜全爲難兒則設席必應於天繪閣而無故設彼便著痕迹不自然矣妙在先送至璇璣樓以璇姑年長故也璇姑不敢居尊以公席爲詞轉送至天繪閣之公所情理允協竟若天造地設者然有一痕可捫一迹可踐乎否

催花擊鼓狀元發揮俱是極老套頭而兩者合併已爲變換更從設鼓起沒先發一笑三傳俱到難兒不知是適然是作弊令讀者至今未悉加以求考之科舉作句之諧謔屬對之工巧酒底之空靈無一不臻絕品而晴霞之捉破秋香之胡柴復使滿座生風或則歡容笑曰其樂無涯或則甲面頰顏其類有泚於極老套中翻出極新花樣方見大才人本領

每說一底難兒俱有驚異至素臣之令則更嚇得心驚肉跳目定口呆此是何故讀者深思不得急望作者一白而作者乃度置高閣不更道破隻字直至六七十回後始爲揭出而讀者之肚腸已被根根搗斷書中慣用此法他書卽欲表白無此耐性矣天地間一切奇文皆是極有耐性人做出不可不知

秋香云去請二相公來擲敢情一擲就是一個紅滿盆胡柴得發笑惹氣不待言矣而草蛇灰線遂極文章之能事

秋香胡柴難兒幾乎落淚鸞吹等無不埋冤而乃不認一罪不飾一詞反云二相公真個來了若素臣特爲擲紅滿盆而來可証其言之不謬者真屬混沌殺人嫉媚殺人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正字卷之九

第六十回

主闕老黃石點頭

婢闕佛藍田擊節

難兒暗忖素臣精於奇門遁甲數學通神他說的那牀下刺客就是明驗莫非他已知奴底裏故作此令欲待說明心事許多人面前羞答答怎生出口心上真如亂絲裏縛熟鐵烙燒突突地跳一個不住

此已透漏春光而仍令讀者糊

突鸞吹道二哥這令與四姐同中有異我們若胡亂說來又被晴霞捉了

破綻去也二哥再說一個宣一宣令看素臣笑道那裏有甚深意我且再說一個與你們聽者因又念道

一人自成人二人便成從因甚樂相從子張云於人何所不容

難兒見素臣復肯說令暗忖他有心無心全在此令低着頭一心諦聽聽

到末句又驚又喜愈覺害羞那低下去的頭便再擡不起來鸞吹等正待

和令不和最好冰絃來請素臣難兒便如飛去了素臣亦慌忙下樓鸞吹等一

齊起身到安樂窩只見水夫人及田氏文姬紫函玉奴俱笑得眼睛沒縫

在那裏水夫人向素臣道你可寫一札蜜致梁公雙人首公及何如叔可

會聯捷心真舉了異才得了何官都沒問你故此喚你來的你且看龍兒

的面孔倒引我笑了這一會鸞吹等都看那龍兒見他穿着白紬衫兒衫

上勒着一個紅綾裹肚赤着雙足手上帶一副小金鐲兒頂心半邊留着

一片胎髮盤着腿坐在桌上兩手撐定了腰膀呶着一張小嘴板起面孔

皺着眉心兩隻眼不轉睛的看着水夫人細細細出伶俐狡繪孩子素臣笑道這小奴

才裝甚鬼臉鸞吹等都笑道小官官弄甚符兒文姬道龍官合太太賭面

笑哩太太倒笑了好幾回他倒嘻也不嘻一嘻哩水夫人道你們不知道

他醜臉不知做了多少引得我們笑的不耐煩又做出這個樣子與我賭

起笑來玉奴賽奴兩個百般鬧他他連牙齒也不露一露兒於是鸞吹璇

姑素娥湘靈俱來撮弄獨難兒不撮弄餘羞未盡之故百樣引鬪只呶着嘴皺着眉總不

得笑反把引鬪的人個個都笑了素臣道我有法子叫他笑來田氏道有

一個時辰了許多人弄他不笑那裏還有法子鸞吹道二哥若弄得他笑

妹子輸五兩銀子給小龍打銀鎖兒帶若引不笑二哥却輸甚與妹子素

臣道若引不笑我就輸小龍與你鸞吹道我要他則甚看著他只好一日

笑到晚不把肚腸都笑斷嗎秋香道二相公把龍官輸給大小姐做女婿
罷鸞吹脹紅了臉素臣喝道胡說湘靈道秋香這話或是先機姑夫回來
姑娘服滿湘靈可稱鸞吹為姐究不便稱東方為姐若頭生就是女兒怕
夫既稱姑夫不得不牽連而稱姑娘矣

不給龍官做娘子嗎璇姑道官人大是娘子的多就不是頭生也配得上
素娥道相公說有法子引笑龍官大姐們怎把這遠話打斷了素臣笑道
真個有甚法嗎且待我試一試看因向龍兒道做男女的都要聽父母的
話不可違拗我如今教你笑你就該笑方是孝順兒子秋香不等素臣說
完先插嘴道秋香只認二相公真有甚法若是這樣法子一百年還不得
笑哩水夫人也笑說玉佳敢是馱了鸞吹等都笑將起來那知道龍兒兩
隻小眼看定素臣就像懂得說話等素臣說完了話便嘻的笑了一聲田

氏等無不詫異連水夫人亦以為奇素臣笑道若不如非吾子也鸞吹
此時口雖不說暗忖若果生有女兒必當配之素臣抱起龍兒正待摩弄
忽想着水夫人所問之言慌忙遞與田氏躬身答道雙人等不知中與不
中心真得甚官職亦未知道明日叫文虛到縣中去要邸抄來看便知梁
公密札兒便去寫來因母親吩咐且看龍郎面孔竟遲悞了說罷汗流浹
背見水夫人還是笑容方始放心子之事親有大段不錯而居室細微疎
略失節者即為不孝作者特着此開筆

以提耳而命之其有功於名教多矣水夫人道老三房姪孫專賴我們接濟現在不知如何
拮据須帶十兩銀子給他轉托梁公代我們出名方妥此一筆既見睦族
素心而近為賑濟

噶矢遠為生祠伏脈可謂骨節靈通田氏道吳江難得人去周姪又苦久了十兩銀子怕不
濟事必如此方
是德門水夫人笑道二姐三姐都有些奩資大姐又有東宮賜金

竟是貧兒暴富了點明有餘以說的不差可帶二十兩給他素臣領命叫

冰絃點燈到外一間寫書去了鸞吹心愛龍兒愛根從就田氏手中接過

來溫存撫弄湘靈向鸞吹耳語道大姐真個將來生出女兒要給他做媳

婦的呢鸞吹聽了一眼湘靈又鬪龍兒道你若認這姑母做丈母可對着

他笑一笑那龍兒真個便笑把兩個小眼睛擠得沒縫吃吃的笑個不住

湘靈咄咄稱怪水夫人聽見問是甚怪事湘靈述了一遍大家都驚驚喜

喜以為異事素臣寫完書送與水夫人看過伏侍上牀叫了安置各人自

去宿歇自入安樂窩難兒未發次日未能奚囊領了書信分頭而去素臣

吩咐文虛到縣中去取報抄全錄自己按着日課在片羽樓上看左傳何

在片羽樓因難兒已宴看到子產與裨竈論瓊玉一段歎曰天道遠人道

邇真格言也子產之學埒於二程夫子較勝於康節先生矣素臣正在論

古容兒稟東方太爺來拜素臣慌出迎接東方僑讓至黃石軒坐下說道

弟前日聞先生正論因久溺其說錮蔽已深竟茫然若迷莫措一語到家

後細把先生之言反覆推究合到老莊諸書及平日靜中光景纔知聖人

性命之學與老莊判然不同但老莊之旨本於黃帝夫子答宰我又以黃

帝為五帝朱子之序大學亦以黃帝為繼天立極之聖人今人皆以黃老

並稱弟細究黃老之言實無異同此其故何歟素臣謙謝道晚生芻蕘之

見乃蒙採擇足感老先生虛衷淵度可敬可仰至黃老之辨亦猶孔子之

與老莊判然不同老先生之以為同者特狃今世之所傳而未窮其本耳

上古世遠人湮所傳之事如共工觸山女媧補天俱荒渺不經故夫子刪

第一卷之九

第六十回

書斷自唐虞廣成崆峒之言鼎胡龍髯之事皆後人附會惟素問靈樞言醫極精而調神服氣葆精攝息之旨通於老氏然止以保生而終其天年未有久視長生之說也故歧伯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與儒者謹身知命之學尙未有悖也況此二書亦秦漢間名醫所托惟左傳有版泉涿鹿之事其除暴救民之舉同於湯武與世俗所傳廣成子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以長生之言亦逕庭矣老氏之徒懼其言不足傳後故附於黃帝以神之史遷尙能抑之與韓非同傳老先生何遽比之於黃帝耶所謂天年者人所稟於天之精神血氣筋脉骨肉足閱若干年歲不能養者賊而短之能養者全而終之斯已耳而欲求過之不亦感乎東方僞道

然則長生不死之術豈盡誣乎古傳彭祖七百餘歲老子至春秋時亦數百餘歲後世飛昇尸解之事更指不勝屈抑又何耶素臣笑道孟子云盡

信書則不如無書前人好為荒誕後人皆以耳食彭祖老聃之年歲何所考据至後世飛昇尸解尤屬誕妄使果有長生不死之術彭祖老聃雖至

今存可也又何以遽死耶劃然牛女二星宿也而有牽牛織女七夕鵲橋

之嚙語矣天河皆積星也登泰山頂以千里鏡照之天河白氣皆成星宿大者如茄小者如粟云而有乘槎

飲牛拾支磯石之嚙語矣蘭香張碩雲英裴航等事皆文人浪子有所私遇或思之而不得或再覩而無緣或曲道其遇合之奇情好之蜜不敢直

言其姓名乃托於神仙以志之一人倡於前百人和於後好事者復從而撮聚之流傳之事烏可信耶唐宋小說半是此類導淫啓怪害人不淺飛昇之事同屬不經世

人亦從無一見惟尸解一事人競傳說然既可解去何必為尸豈必欲借地之陰氣以蛻耶則於陰氣一分不盡不仙之說謬矣豈慮骨肉之眷戀假尸以絕之耶則於塵念一毫不盡不仙之說謬矣則以其子還文其盾故無論世

無尸解即有亦為僵尸旱魃之類豈足供達者一噓乎李翱之葬王野人

削浮山偽記足破尸解之妖妄古今言尸解者皆王野人一類老先生豈未之見耶東方

僑道弟向以老同於儒又以黃同於老今始知其異皆先生之教也老莊

之學雖不足人極而見天心然藉以却病保生獨居而寡其過亦有所裨

此所以理雖殊於聖人而其教亦至今不廢也素臣肅然拱手道老先生

此言殊有關係通辭知其所窮固當以利亦斬之晚生不敢不辨今所傳之黃帝老莊黃

主進老主退而莊主因分別三家明若列眉其意原不同而總為聖教之蝥賊不知

其異於聖人既趨之若鶩明知其異復曲為之辭幾何不胥聖人之徒而

為老莊之徒也關係之大如此聖人之主靜無欲豈不可以保生寡過何假老莊

且保生而生理已絕寡過而過大難掩老莊之害人心也大矣即得苟延

殘喘亦罔之生也幸而免耳况死生有命老莊亦斷不能免耶吾儒靜中

涵養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使仁義禮智渾然具足發時方能中節若待既

發而後求中則無不違其節過且叢集而即此靜時俾四端俱滅其過已

甚故聖人之靜靜一日有一日生機老莊之靜靜一日有一日死氣大禹

惜寸陰我輩當惜分陰而顧以有用之心為死灰以有用之身為槁木以

有用之歲月為飄風為逝水豈不可惜孔子曰老而不死是為賊其即老

莊之謂乎至其教之不廢者則由於陰陽之倚伏關於氣運之乘除天下

治日常少亂日常多小人常多君子常少易之為道吉一而凶悔吝居其
 三故即師巫左道蠱毒詛咒等術與夫長生白蓮諸邪教亦世不絕傳所
 賴有世道人心者力持而廓清之詎可稍存姑息之見乎故平情論之聖
 賢存天理不肖肆人欲老莊則不存天理亦不肆人欲似猶介於賢不肖
 之間而逞其私意造作邪說滅絕五性蕩廢倫常絕五性則廢五倫不止無君以貽害
 後世則其罪實浮於不肖孔子惡鄉願孟子闢楊墨蓋深懼邪說之中人
 心術而禍人國家也西晉談元說老放誕禮法之外朝野成風遂致五胡
 之亂其大章明較著者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老先生豈有意乎異端
之罪聖賢之心說得透東方僑如夢方覺如醉方醒忙起身離席連連打
關方化誨得東方僑轉拱道弟沉溺於苦海者已垂十年今乃得援手而得生我者父母成我者

先生也自此當發憤於孔孟之微文程朱之正解倘有所得皆先生之賜
 也素臣惶恐謙謝心服東方之虛己受言彼此交重重復就坐酌酒論心

遂成忘年之交嗣後東方僑研究性理諸書有所疑闕俱來就教素臣剴
 切指示一毫無隱後來東方僑得成一代巨儒皆素臣之力也東方去後
 文虛從縣中取了邸抄回來水夫人與素臣看時見申心真特授行人司
 行人之職首公與同縣屈明中了進士何如雙人俱做了下第舉子大家
 又歡喜又慨歎難兒接過報抄反覆看遍句中然後送與田氏等傳看不
 題難兒自從天繪閣中聽了素臣之令認定素臣主意越發貼心貼念伏
 侍水夫人真如孝順女兒一般先意承志竭力扶持一切飲食起居刻刻
 留心下至中看廁臉無不躬親浣濯不辭勞苦不避穢褻水夫人心不自

安百般勸阻難兒愈加承順毫無倦怠水夫人愛憐之至只得也立一日課少息其勞令分日作三分一分習武一分讀書一分照管水夫人起居難兒苦辭不獲方纔依了到習武之時水夫人命玉奴賽奴小驢隨同習學就在安樂窩後院排鹿椿立馬架懸沙囊豎箭梁每日價操演演了半月到望春閣大較場去大操素臣再為教導各人武藝一日長似一日連秋香冰絃晴霞生勝不及紫函最是以水夫人跟前不容缺人故都練出些力氣看出些刀槍劍戟之法容兒錦囊每日跟着素臣習武傳以運氣煉力之法更易見功雖不比玉奴等慣家造就起來也就是兩員小將了正是

一夫善射 百夫決拾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君子修身 齊家治國 其機如此 影響最捷

不特武事如此湘靈玩弄筆墨晴霞亦解拈毫生勝自幼伏侍鸞吹素娥原也略懂文義古心素臣作文賦詩紫函秋香是見慣的記得幾首古詩

調得出平上去入既有湘靈指教又受晴霞薰染便俱畧諳吟哦一日田氏問候水夫人見止有難兒在房聽水夫人講致知在格物一句難兒說格字當作格拒之格物是物欲格去物欲便見吾心之真知意乃可得而誠與易經閑邪存其誠論語克己復禮同旨似是之說最直截動聽水夫人道閑邪

存誠克己復禮俱是單刀直入當下便斷的工夫九二君德顏子乾道纔可語此九三便須學聚問辨仲弓便須敬恕交持况下此者乎大學之道必從窮理入手故格物為第一義猶中庸必從擇善入手而以學問思辨為第一義也不窮理則心如無心之稱無真知矣意安得而誠故欲誠其

意必先致知欲致其知必先格物格得一物即致得一知事事真知灼見
 不同禪悟支離恍惚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久自豁然貫通知無不致
 意乃可而誠如以為物欲之物格拒之格則未有窮理之功安識理欲之
 辨必有以欲為理以理為欲而當拒不拒不當拒而反拒者矣四姐當悉
 心體驗程朱之說勿以私智小慧求奇而立異也田氏與難兒聽了都如
 撥霧見天贊歎不盡難兒更自愧其失言

水夫人講格物猶是宗程朱之說而曲暢之融貫中庸擇善尤

得聖學真詮程朱之所由盡廢諸說而獨伸其說者正看得中庸透也子思之學出於曾子其所引又係孔子之言豈孔子子思皆以擇善為誠身之要而曾子獨致良知不以窮理為誠意之方邪 田氏怕水夫人口渴要叫丫鬟取茶却無一人

在房因走到璇璣樓下問璇姑道大妹紫函冰絃可在樓上璇姑與湘靈

正在同繡一條裙趕六月二十四要送與素娥做生日禮兒

牽枝帶葉聽滿日生機

見田氏聲口雙雙接下樓來道大姐姐樓上坐冰絃會上來一會就同着

晴霞下去了敢在太夫人那邊田氏道婆婆那裏一個也沒見這裏有茶

可叫小躑拿壺去怕婆婆講書口渴奴自去尋他們璇姑忙叫小躑拏茶

同着向安樂窩去湘靈便隨同田氏尋到素心閣來却打瀟湘閣邊經過

湘靈道那不是他們笑聲兩人悄悄走去見許多丫鬟多聚在閣邊後院

一座大葡萄架下

金瓶梅葡萄架下主妾投壺小厮竊看此則了鬟論學主母竊聽天趣鬼趣人國獸國分別何如

石檯

上擺設紙筆在那裏做詩作耍湘靈做個手勢叫田氏不要驚他走近窗

邊在榻眼中一看却是紫函冰絃秋香晴霞生勝五人正在那裏講朱陸

異同冰絃說朱子是靠實做去做得一分就有一分陸子是憑空想去想

得十分實沒一分朱子就像紫函姐做針指一日有一日生活實實落落

做將出來陸子就像秋香姐想讀書成日說要做女才子趕上三姨姐却東扯兩句西拽一頁一本書也沒讀得完秋香道我怎沒讀完一本書你

敢和我背詩經嗎冰絃道你四書沒會讀熟就喜歡讀詩經哩哩噠噠的

念那關關雎鳩就是陸子靜的後身子妙痛與下針子靜有知應亦無辨讀書先要從四

書讀起太太說的只論語上開頭一句學而時習之便終身用之不盡朱

子會讀四書故重學陸子不會讀四書故輕學妙陸子若會讀四書必不敢輕學矣你四書

不講究先喜詩經就是病根了冰絃見解頗高非止頗有道理秋香道朱陸異同講你們

不過敢和我講關佛老嗎紫函笑道二相公對下等人說的幾句話可見秋香

所言俱有粉本皆為中人以下言你聽些在肚裏就自負不信邪教是個

道學先生今之道學俱信邪教方諸秋香不如遠甚你究竟知道佛是怎樣的

紫函姐也不信佛老却不像你開口說關佛關老生勝道太上老君釋迦

牟尼都是聖人只不如孔子些罷了此何所見世上真有此糊塗主張人怎好關起他來晴

霞道我只敬重觀音別的就不在心上秋香笑道你們兩個都是邪教若

被二相公聽見了都要打殺晴霞生勝都不服秋香道你兩個可想父母

晴霞生勝俱道做了一個人那有不想父母的秋香道可又來佛老就把

父母棄去尋別人做師父良心不是喪盡了晴霞道一子出家九祖昇天

佛教不為世俗之小孝以成大孝你那裏知道秋香道晴霞妹你枉自讀

了許多書吟詩作賦出口成章却心裏懵懂做了有目之育子瞻諸人如是如是天

是一股氣兒昇到那裏去掉下來不跌做肉醬麼晴霞道西方有極樂世

界成佛作祖的都向那裏自在不受輪迴之苦你休誹謗他將來到地獄



裏去敲牙拔舌起來纔是苦哩秋香笑道人死則肉消骨化有何牙可敲何舌可拔地獄在捨地方何人去過這都是嚇唬人的話怎便信他晴霞道有命不該絕從地獄裏放還陽世的有冤冤相報被閻王叫去質對案件的有在地獄受苦托夢家中討薦度的怎說沒人去過秋香道這都是和尚造作出來的話卽真有一二也是人心信邪妄夢妄見二相公說的司馬溫公云佛教未入中國以前何無一人夢入地獄見所謂十王者可知是假的了我從前也和你一般見識後來日逐聽見太太合二相公議論心裏就明白了你不見我遇着叫化子有飯就飯有錢就錢都肯捨給到了尼姑和尚便一個小錢不捨就是惱着他孝順哩佛經上說佛菩薩神通廣大誓願普度衆生他爲捨不叫世人到西方極樂國去看一看大家便死心塌地的信他單只管說那沒影子的話兒田氏湘靈初聽了鬢們講論朱陸異同暗忖不知說出甚笑話來不意冰絃所說雖是粗淺却頗有個道理及聞秋香闢佛不覺擊節稱賞道看這秋香不出倒有一片孝心那般議論雖不能中佛要害可見田氏湘靈發論俱能中佛要害蠻劈柴的斧兒却頗結實田氏正與湘靈耳語却被生勝耳尖聽見探頭一望扯了晴霞一把把嘴一呶如飛跑過那邊晴霞回過頭來嚇得面上失色秋香等一齊看見都脹紅了臉走將進來田氏吩咐收了筆硯將紙上所寫都拏到閣上秋香忙搶一紙要藏入袖中被田氏喝住也拏了出來轉至閣上看時一首是秋香筆蹟咏燈下美人

低頭無語笑吟吟斜剔銀缸半掩身鈕扣未鬆愁露體怕教侍女

看羞人

田氏笑道燈下美人怎做成一個脫衣欲睡的女子笑吟吟是小唱上的話既要掩身又剔那銀缸則甚末句更晦秋香東塗西抹時常把墨吮在嘴上烏嘴烏舌的原來甚是平常哩秋香脹紅了臉谷都着嘴總不做聲又看一首咏月下美人是冰絃筆蹟

冰姿欲與素娥爭偶向風塵著此身除却梅花誰是伴清光獨步

一佳人

田氏道犯了二姨娘名字了雖是臨文不諱以後還該留心冰絃係田氏之婢故但教

以避忌而不許其詩之工拙湘靈咋舌道冰絃好自負喲目空一世連我們都一筆抹

倒了也冰絃惶恐道冰絃隨口亂道有甚寓意三姨娘休錯疑心秋香不

服道冰絃說欲與素娥爭就該脫去風塵了怎接句又向風塵與秋香的

剔銀燈同是一病怎三姨娘獨謬獎他湘靈笑道你總是不肯虛心冰絃

是倒裝句法古人絕句十首中有六七首是倒裝的因詩只四句一順說

了易到平衍故每用倒句以逆其勢詩家三昧你慢慢的想去便是了因又揭

過一首池畔美人田氏道這是紫函的必有可觀紫函係水夫人房中之婢故田氏優異之殊於

各湘靈念道

透水芙蓉為寫真亭亭獨立認前身遊魚自惜傾城貌唼喋池邊

不避人

田氏湘靈俱加贊賞湘靈道紫函虛心對針秋香妙奴可饒舌若細推敲起來

傾城嫌不甚合色詩家三昧而翻去沉魚一意却是獨開生面居然作手壓卷

無疑矣田氏道壓卷自然還是晴霞紫函沒會專心湘靈道晴霞雖有些小聰明却不比紫函沉靜怕還趕不上冰絃哩因又揭起一首簾內美人來看

國色天香看未真湘簾彷彿現全身春風一陣吹開去方識其中有玉人

湘靈笑笑田氏道生勝年幼雖有矛盾處

指看未真現全身吹開方識等字

却算虧他略

加修飾便可斐然成章矣因看未一幅是鏡中美人却有兩首詩在上田

氏笑道晴霞賣才獨自兩首

自看冰絃詩起至此凡易五人詩題筆蹟之先後出落譏評贊賞之詳略輕重無一筆雷

同真是獅子搏兔亦用全力

秋香道後一首面那裏是詩是晴霞放的屁兒田氏等看

第一首時是

空中着色是天成妬女猶憐幻裏身栩栩未須呼欲出雙泓秋水看

何人

田氏擊節嘆賞道我說晴霞壓卷三妹請看還有誰人比得上來湘靈心裏也覺這詩做得空靈諦當因是自己了鬟不便稱賞道虧是虧他也與紫函冰絃相彷彿了因復看二首時是

莫道圓冰不用情商量難與露全身替他遮過鱗魚脚半截看來是

美人

諸詩作者固是作手即較劣之秋香生勝插科之此詩猶勝呂祖祠內做梅花詩之少年擲下得之可憐可憐

田氏道晴霞道了頭笑誰大脚哩秋香指着冰絃及晴霞道他夫妻二人嫌秋香脚大常時嘲笑湘靈罵晴霞道秋香的脚也不爲大你怎做這歪詩笑他已後再是這樣輕薄定要打了田氏道你們方纔笑聲就爲這

詩嗎妙借此一問收生勝道不是是秋香講論朱陸異同說譬如走路朱子是從地下一步步走上天去陸子是從天上倒撞下來大家都笑起來的田氏湘靈聽了亦俱失笑正待根問紫函晴霞生勝三人會否講論朱陸異同只聽文姬聲音運喚三姨娘似有緊急之事湘靈吃了一嚇忙迎到胡梯口來正是

賢生女來猶向外

頑妻嫁去亦從夫

總評

難兒之令不特在席三人俱遵令而說并闖席之鸞吹亦說素臣之令則無一人更說自己却連說三令變換極矣而從此戛然而止尤爲得法難兒聽至二令已拏定素臣之意但自覺羞慚而已孰知竟有大謬不然者此爲變中之變

龍兒賭笑固爲結姻伏脉亦緣前此數回俱攢寫素臣閨房之樂若但及妻妾而不及子便成缺典故以賭笑例之

子產之學埒於二程勝於康節乃就攞玉一事而言而二程之勝於康節固實分於天道人道也伊川最不喜康節數學明道略考便知知後卽忘康節喜而不能忘所由遜於二程也素臣數學不下康節而不喜任數但不能忘耳然則素臣之學其在二程康節之間也歟此與東方不過分別黃老其以素問關之者以素問亦俗傳爲黃帝之間也黃帝稱岐伯爲天師而岐伯之言知道者不過盡終其天年一切長生久視之說更從何處着脚

關尸解最精卽以其矛還攻其盾而其說立破

素臣肅然拱手一段最爲關係非具足關邪本領救世苦心者不能不知其非既趨之若鶩明知其非復曲爲之辭幾何不胥聖人之徒而爲老莊之徒也宋儒於老子不知其非者七八知其非者一二知其非而不復曲爲之辭者蓋憂憂乎其難之

聖人之靜靜一日有一日生機老莊之靜靜一日有一日死氣此儒老分水犀也太極圖說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若截去仁義中正句而但言主靜卽老莊之邪說也歟

論致知格物難兒見解頗高非水夫人以平實之論折之便是陸王一家學問今之爲此說者衆矣盍讀此書而細商之

冰絃之論朱陸秋香之關佛老皆屬隔膜之論然欲得之於奴婢天下鮮矣寫素臣旣寫其母其妻其妾其子其僕而更及其婢襯托烘染之法於是乎盡詩其末焉者也而就詩而論亦不數康成婢矣讀至此低徊者久之

第一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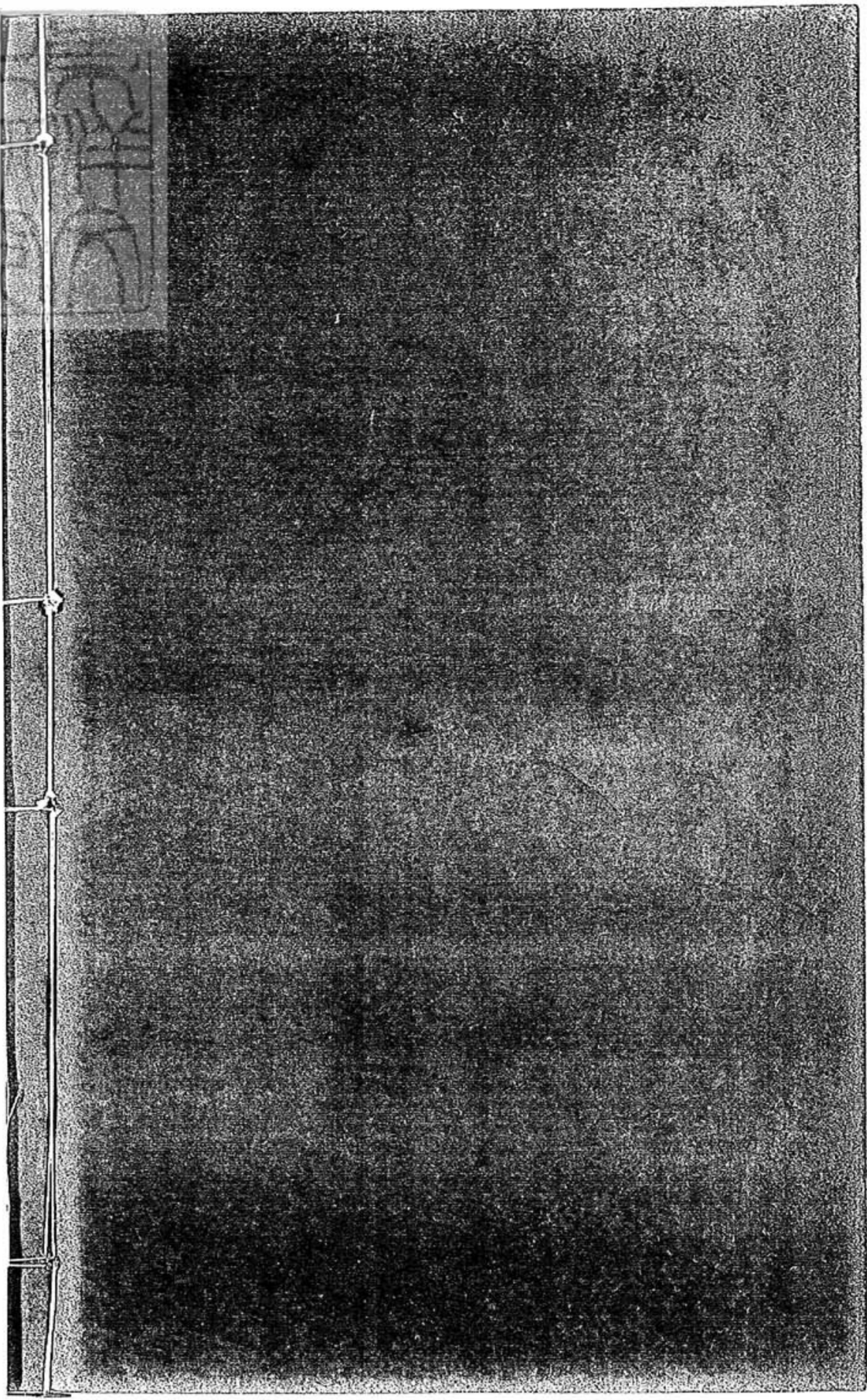
卷一

三



所
圖
書

卷
之
一



9 1 2 3 4 5 6 7 8 9 5

三十四

双紅堂
小説
88(28)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正字卷之九

第六十一回

老虎欺心獻毛鱉

小兒饒舌得銀蛇

湘靈急問何事文嫗道任老爺奉旨欽取就要進京着人來接三姨太太
 大叫請去說話哩湘靈忽聞此信急得眼中流淚田氏同着到安樂窩水
 夫人道三姐恭喜你父親榮耀幾日內就要起身進京你可收拾收拾同
 玉佳去一送替我致意親母不親去送他了湘靈含淚應諾與素臣同至
 縣中素文已先在署骨肉四人共訴離愁一連兩三夜都沒睡覺到六月
 十六日任公起身送至江頭打發回來鴻儒夫婦作別上橋自進城去素

臣湘靈僱隻小船從桃花港向浴日山來剛收進港忽然一陣黑雲擁起
遮住日色風雨大作雷電交加湘靈晴霞嚇得面如土色文虛錦囊在船
艙中沒有遮蓋如落湯鷄一般淋得好不苦楚虧着不多一會風收雨歇
雲散雷停依然露出一輪紅日兩個船家從艙底下鑽將出來便去拔樁
素臣喝道且慢跳上岸去在高處一望只見江裏一隻大船船底朝天底
上爬有多人被浪擱播仍要裹下水去港內紛紛撐出小船都去撈搶席
板貨物不去救人素臣急喊快先救人救起一人我送銀五兩小船聽有
銀子便都搖近大船把船底上的人爭先搶救再順便撈些什物一齊收
港圍着素臣領賞共救起十三個人該六十五兩銀子素臣却並沒銀子
在身邊說要往東方府中去借湘靈聽見叫錦囊請了素臣下船道昨日

母親留兩個元寶分給奴姊妹二人做個記念可掣去給他罷素臣隨問
文虛我們帶來盤纏還存些嗎再有幾兩申上銀水便不虧負他們了在

方恐虧負船戶

文虛道二娘娘發出二十兩銀子原打帳獨自備席僱轎子遠

送的未大相公要合備任老爺又不叫遠送省下有八九兩銀子在這裏
因在兜肚中取出素臣甚喜一併遞給眾船戶船戶中有一個秃子開口
道客人講過的救起一人送銀五兩如今現救十三個人該六十五兩銀
子這一錠是五十兩這裏摸量着不到十兩還差着五兩多哩叫我們怎
樣分法文虛道許你五兩就給了你四兩三兩也沒甚事怎就不好分那
秃子突出了兩隻鵝油也是的蠟黃眼珠子說道老人家你休恁說我們
是拚着性命救起來的人一兩也少我們不得若不是你們要救人我們

只要撈着一兩包絲貨就發了財了這也是命裏不該發蹟說他則甚却再當不的短了數兒文虛道你這人怎這樣頂真人家做好事你倒想訛詐人嗎那禿子得不的這一句撇胸把文虛揪住罵道你這老殺才是誰訛你你要做好事干爺們腿事那裏來這野蠻子在大蟲頭上做窠你們這些人看須知爺的大名不是好喫的齋兒哩眾船戶中原有有良心的却怕這禿子不敢說公道話兒被難之人都氣不憤却纔在水中起來話都說不動在那裏只有一個人不甚狼狽坐將起來勸道禿老虎你將就些罷難得這位客人行好事那裏捉頭齊頭數兒他這銀子比着我們縣裏的時銀也不少了你救起幾個人扣數兒留足了去說得老虎在此一句別人的少些只要你說一句他們敢不依就解了這結了禿子放手道也罷是你

說情我便膿着些罷禿子自謂通情因接過那錠大銀向眾船戶道造化你們那

一包敢有十多兩銀不到十兩多矣你們分去罷把那元寶就要望懷裏揣

入眾人俱不服道戴叔先出渾名次出姓你休說笑話客人不掣出這許多銀子

我們也不敢爭既掣出來也大家灑些戴叔是明理奉承戴叔又沒上船

分別我們孝敬戴叔情願均分罷了更奉承之先願均分之再不戴叔就分這一包

情願多我們二十多人還分不到二兩多一個哩再分戴叔你休說笑話

非以笑話譏之正以笑話解之那禿子剔起兩道濃眉冷笑道我說的是

笑話我沒上船我與你們都是照分兒分連下三句不把人肚子都氣穿

了嗎上虎地蛇實有此不是我在岸上提着網兒叫你們這樣鉤着那樣

搭着無情無理說得有情有理一個還救不起這十兩多銀子還沒給你看一眼兒哩

妙極連小包 亦是慣合人說笑話的你們且去告了狀來新官纔到任正

好放告哩隨手說罷把那錠元寶往懷裏一揣大踏着步便走素臣滿肚

不憤却怕惹出事來隱蹟不成錦囊在船頭早直跳上岸去眾船戶攔住

那秃子求告被秃子雙手一分紛紛閃開錦囊已追至近大喊秃子休走

秃子大怒回轉身來見是一個小童大笑道你這孩子怎敢放肆輪起升

籬大的拳頭照着錦囊頭上一個栗暴直鑿下來錦囊身勢一側直滾入

秃子懷裏伸一個指頭覷準秃子乳旁用力一點秃子叫聲阿唷便直蹲

下去彎着脊背再也直不轉來眾船戶大驚失色錦囊在他胸前掏出那

錠元寶擲與眾人道你們拏去分罷休與他一釐眾人面面相覷遠遠聽

着破籬口聲村裏胞出一個大脚婆娘嘴裏一片聲叫喊潑風也似的趕

來素臣吩咐文虛催令船家開船先去自己跳上岸來那婆娘已趕上錦

囊眾人都替錦囊擔憂說秃老虎沒防備喫這孩子的虧這雌老虎却更

難惹看那婆娘直撲錦囊錦囊活潑東攬西跳覷個空兒直往小腹往下

一擦那婆娘便坐在地下掙不起來點乳旁捺小腹俱有筋錦囊輪拳便

打素臣遠遠喝道男不與女敵休得無禮錦囊雖聽不清却知是素臣聲

口手勢一慢被那婆娘揪住角兒用力一搯錦囊這頭便直滾到心口錦

囊趁勢一頂婆娘望後便到錦囊爬在那婆娘肚上却被他死力揪住角

兒脫不得身着了急兩手勒住那婆娘袴腰用力一扯連裙連袴直撕開

來恰好露出那件東西看箇正着錦囊噉了一聲說道好臭眾船戶熬不

住齊聲發笑那婆娘雖是憊賴到此田地只得放鬆錦囊直跑開去連聲

叫

住齊聲發笑那婆娘雖是憊賴到此田地只得放鬆錦囊直跑開去連聲

晦氣捺小腹頂心口勒袴腰作一色話頭為露出東西道聲那婆娘一手

攥住裙袴一手遮着臉兒如飛的逃進村去

老虎哼哼的曲着身子一步步拈回家中去了豈不快哉眾船戶俱稱天報眾難人俱向素臣拜謝素臣

看先前開口勸那禿子的這人甚是面熟却想不起可見素臣毫不記怨那人也自

細看素臣伏筆眾船戶攔住素臣說道禿老虎是港口一霸今日喫了這

虧怎肯干休請相公進村去見一見坊長便脫我們的干係素臣拔步便

走迎着頭的略略帶着便是亂跌亂滾眾人面面厮覷誰敢上前任憑主

僕二人飛步而去那知素臣錦囊都不識路徑只順着河邊走去不到一

里路兒已走到斷頭浜無路可通只得繞過這浜走了半里又是一條斷

浜一連繞了七八條浜那一條大河已全沒蹤影了六月日長天纔正午

脫衣而走兀自汗流問着行人急急趕去約莫走有一二十里已到山脚

却是懸崖峭壁無路可上有兩個樵柴的孩子走來素臣問他浴日山時

那孩子呶着嘴道那不是浴日山素臣道這山從那裏上去孩子道好上

去我們也上去了山裏柴草怕少了寶麼素臣道這裏到山口有多少路

往那條路兒走去孩子道沿山都是斷頭濱要走須進城去出西門纔有

道兒再不到港口叫隻小船也好素臣道除了那樣更沒別路了嗎孩子

道有是有條路只怕你不敢走素臣道只要路近便敢走那一個小些的

孩子道小靈哥有甚路走得進去我要也進去要子大孩子噙了一眼道

虎多着哩你敢進去送他做一頓點心小孩子嚇得掩着耳朵翻了翻眼

睛害怕起來活素臣道那裏便有甚虎即有虎你且說多少路兒大孩子

道

道

道虎就沒有猪獾狗獾狐狸鬻子却多著哩你若敢走這路却近把手指道那不是一棵大樅樹嗎大樹東半邊山坳裏有一個洞兒通過去便是算五里路罷了只怕你不敢進去哩

此正信其有路 非疑其沒路 進去何難 不怕虎 狠故 錦囊自恃其能 初學武藝 正喜見長 兼伏素臣便

歡天喜地的望着大樹而來走近小坳果有一洞只一二尺寬走了數十步便開濶起來上面透下一縷天光照得石筍玲瓏剔透筍上斑斕五色

具備陸離可愛涼風逼來爽快無比素臣讚歎與園裏一線天彷彿可稱

奇景 彷彿已是奇景園中可知內 洞更可知此為雙管齊下 正是快活漸漸的洞口收小天光隱滅

黑鄧鄧看不清楚錦囊道不好前邊想是沒路喫這孩子騙了去也此時

陰氣逼人素臣錦囊俱已穿好衣服一步步摸將進去只聽有鼯息之聲

素臣喫驚道此必野獸窠穴真被孩子所騙矣正待轉身只聽響的一聲

一件東西直撞過來素臣急起一腿那物大叫一聲在地亂滾更有許多

東西望外亂擲亂滾滾得錦囊怪痛怪叫 長不能見 反見短矣 忽然眼前一亮鼯

聲已息見一大獾直撲上來地下那獾爬起便咬錦囊錦囊方覺着慌 不能

見長反 着慌矣 素臣兩手一分兩獾平倒過去響震如雷許多小獾沒命的跑掉

一獾原已負傷掙扎不起被錦囊用力死踢那一隻掙起便跑被素臣一

手扯住尾靶倒拉轉來在糞門上一連三兩腳滿口噴出鮮血嗚呼死了

錦囊踢的那獾兀自叫喚素臣趕上把脚在肋上一蹬登時斷肋而死看

那亮處却並無出路是石罅中透出來的亮光在石罅內定睛細看空洞

洞的也像是一個石洞高處透下天光半明半暗錦囊道這會不知是甚

時候前面沒路轉去又遠又怕真有虎來踢一死難如此費怎麼好呢素

臣道孩子騙我們來也是前定之數若有虎來怎留得這獾在水晶肚腸我看

那邊也是個石洞只隔着這層石壁若打開來或者真通得過去亦且這

般奇景可惜埋沒掉了莫非由我而顯此前定之說錦囊吐舌道這石壁是天

成的怎打得開素臣道我且試他一試扯起手來用力一拳側過身來猛

力一腿震得石上訇訇的響爆下許多石塊來那石壁依然如白素臣料

是沒用折筆最好欲待轉身又是不捨因復脫衣服交給錦囊用帶繫勒腰袴

使出渾身力量拳脚肩肘交加送上那聲響便如春雷隱隱石壁便吸吸

動搖細碎石塊滿臉亂打將來嚇得錦囊抱頭喊叫道相公住手這石壁

倒下就壓死人也素臣住手仔細看那石壁仍然無恙暗覺好笑道此真

情挺撼石柱可謂不知量矣愈折愈妙因取過衣巾正欲穿戴忽見石罅中有

物搖動用手一按隨手墮下一塊石來那罅便大了許多把衣巾掠還錦

囊伸進手去攙了一會又卸下些石皮這手便透了過去用力攀將轉來

覺有鬆動之意因復用肩靠進用手攀回連連搖撼那石四面俱脫了筍

縫露出碎影素臣大喜拔出手來飛身而起做一個大鵬展翅之勢撲翻

身驅直挫下來把脚照準那搖動之石儘力一腿只聽轟天價響石塊如

雨點灑下眼前忽地大亮打破石壁非比等閒故分作三番石壁上開了

一個大窟窿一塊大石已踢過那邊去了咄咄怪事說來却是活現素臣喜極拉起錦

囊想已抱頭鑽過窟窿中來看那石時有一尺三五寸厚一丈一二尺多

長以紅石寸方核算紅石寸方約有十萬八百寸方此在一尺三五寸之間作一寸四尺核計

第一卷 卷之九 六十一回

七 正

合一萬六千多斤把地皮壓低了三五寸下去

得意之極故計算其輕重錦囊吐舌不

收素臣復走進去看那石筍天光比外面百倍玲瓏剔透紫泥紅粉絳石

丹砂五色靈芝參差厯落真個觀之不足玩之有餘曲曲折折約走一二

百步那洞只顧小了地下流水來走不多路水勢漸大各脫鞋襪放下

足去齊喫一驚素臣道原來是道溫泉若在園裏早晚便可坐湯天遣這

孩子說謊開出這福水為豐城縣增一勝地也

明伏湯池即便隨手蓋覆一步步走去

越走越深錦囊道不好水浸到肚子上來走不得了素臣道不妨走去再

看正說不了只見水中攏出一條十餘丈長雪白也似的蟒蛇張着銀盆

大的滿嘴吐着信兒直奔錦囊錦囊大叫一聲倒在水裏

正該坐湯素臣忙搶

過一步舉手向蛇首一擊那蛇頭便自粉碎

粉碎得奇

如打破的水晶玻璃向

水中亂落如雨更奇頭便打碎那蛇尾却向素臣面上直甩過來

素臣用手一摺接個正着那蛇往水深處便攔

奇極

素臣抓住蛇尾用力死拉休想

拉得他住

素臣神力拉不住死蛇奇之奇者矣

冷氣逼得滿手生疼素臣不捨被那蛇尾

倒拉過水去

奇到沒情沒理地位

那蛇便往地下攢將進去連素臣半隻手臂都帶

入泥裏

奇透天門

素臣着急一手撐住石壁一手用力猛提瞋目大叫孽畜休

得無禮只聽刮辣一聲蛇尾措碎紛紛墮地都是雪白的銀鏤

一路奇直奇至此方

現奇物素臣驚異看手內時却是一錠元寶上刻字蹟

伏筆

地下銀鏤一齊滾

入泥裏素臣撥開看時原來滿地窖着白鏤並沒小鏤

亦奇

錠錠都是元寶

因把手中這錠元寶也擲下去暗暗禱祝道若是我應用之物便能若非

我物速行斂蹟不得戲我

天賜之物代天行用以濟民困而已不與焉此為得藏銀者正理彼捉而擲之者無論矣即揮



鈕不願亦經經之見耳素臣祝畢錦囊滿身泥水擊着浸濕的衣巾已走近來素臣

道錦囊你且看這地下的銀子不飲蹟錦囊道銀子在那裏素臣指與他

看錦囊笑道是一角泉水相公怎說是銀子以為小蹊秋香爭論嘴矢素臣遂不更說

把發起來的黃泥仍復蓋好壓上一塊大石穿起鞋襪再向前走愈走愈

窄剛剛只容得一人又走了數十步忽然寬廠又是一洞洞內石牀石櫬

周遭羅列宛如人工造作鋪設坐湯出浴正需此石牀石櫬小坐暫憩洞盡處也有石罅透

出天光向那石罅中看時又驚又喜大笑道四姐你們都在這裏麼那邊

難兒喫驚道這不是二相公聲口秋香姐你聽見麼素臣大喊我在這裏

秋香忙爬上石磴看時喊道二相公在這裏難兒道這是天生的石壁怎

得過來玉奴賽奴小蹊一個個都攬上石磴向石縫中窺看自亮窺暗却

看不清惟看不清故福地理沒至今素臣道你們都下去待我打開這石壁來秋香笑

道二相公說的好大話這天生石壁怎生打開錦囊道已打過一層了難

兒等忙教秋香等下來素臣真個拳打脚踢肩撼肘衝却打些零星細石

在這邊剝落下來那邊却不動分毫秋香道這樣打法就打到一千年也

不中用我們去拿鐵鉏來鉏他百十鉏敢便鉏得開小蹊道我們去扛一

塊大石來撞敢就撞得開素臣道你們在那邊鉏的鉏撞的撞力乏了就

歇我在這邊接着踢打踢打乏了你們再鉏再撞少不得要弄開來秋香

便去取一柄鐵鉏一柄釘耙與難兒兩個用力耙鉏擊得火星直迸不一

時耙齒盡折粗口亦缺小蹊玉奴賽奴去扛了一塊千餘斤大石來難兒

秋香幫同撥攬田氏璇姑素娥湘靈及一千僕婢陸續俱到看着衝撞撞

得火星亂噴聲震岩谷洞頂亂石大耳小片粗塊細屑蜂蟻一般滿頭打
 下田氏等俱被嚇壞喊道快些歇手這洞倒下來大家都壓死也話猶未
 畢豁刺一聲那塊大石已震做兩斷看那石壁雖是打落些皮片却沒受
 大傷難兒道除非用醋來潑用炭來燒纔好素臣道你們且下去待我打
 踢一會再扛大石來撞輪流打撞沒有不破之理難兒真個又扛了兩塊
 大石與素臣輪替用力一會又撞碎了一塊大石素臣喊道有些光景了
 你們快站開些難兒等退至洞口此一綫天也素臣復逞神威肩搖肘撼儘力
 施展小躍喊道好了那石壁動彈起來了難兒定睛細看果見石壁岌岌
 的擺動素臣復用大鵬展翅之勢一連兩腿早踢破一塊石壁直墮下來
 那邊口小只有二尺多寬這邊却大有五尺餘寸素臣用拳連擊那石片
 必必剝剝的亂卸兩口便差不多寬素臣攔將過來田氏等看見俱大驚
 大喜錦囊把素臣衣巾先送過這邊然後爬過洞來秋香笑道錦囊怎變
 做一隻泥狗錦囊牙齒捉着對兒厮打聽了秋香一眼更不言語田氏等
 隨着素臣一路問將進來素臣吩咐玉奴等去取幾塊大石攔住洞口叫
 容兒夫婦跟進裏邊一面把孩子騙入洞內之事說與田氏等知道將近
 安樂窩冰絃已取到衣巾鞋襪換好進房細水夫人道三姐回來久了你
 怎不走正路却在山後來秋香說要打破石壁救你出洞這是何等行徑
 素臣把前後事情迷了一遍水夫人道這小奴才惹得好事倘打出人命
 來不要償命的嗎該痛打你一頓看這樣兒是喫了苦了且寄下這棒玉
 奴小躍將死獾提進秋香等一齊動手開剝水夫人吩咐留着獾皮獾肉

送一具東方僑一具自食并犒賞婢僕次日素臣率領一班女將并文虛錦囊莊戶中有會作匠作的叫了幾個人從一綫天破石壁中過去直到外一層破壁邊運起倒下的石壁仍復豎好罅中礎上些石皮石塊收拾牢固又搬運大石數百石堆貼以防意外在有溫泉地方掘一深池引泉水歸入運些石板在內墊成一個湯池開一水洞以便放水爲坐湯之所石上刻着香泉二字復選那芝草最多之處題爲紫芝石室有石牀石櫬那洞石刻小憇二字將一綫天洞口磨平安設階級以便出入洞口鑄日不貪田氏等俱不解不貪之意素臣笑而不言剛收拾得完已是二十四日爲素娥誕生之日隔晚鸞吹備了一副厚禮來做生日洪儒夫婦也備禮來賀嫁後第一田氏稟請水夫人領着鸞吹素文及璇姑等俱進不貪洞來把鸞吹素文二人喜得心花都放嘖嘖稱嘆道怎世間有此奇境若不被小孩子所騙豈不辜負此天生福地鸞吹主意要做條紗幔湘靈忙去取一頂紗帳拆開恰好遮得前面當日卽輪流坐湯起來便就着小憇洞石牀石櫬隨意坐卧啜茗納涼更向紫芝石室中觀玩那無窮妙景次日午前設席款待鴻儒裏邊是鸞吹素文專席外面鴻儒在席間問起大舍二舍名字古心答道大兒名柔小兒名訥素臣道大姪性剛故名以柔二姪性警故名以訥此祖母命名之意姪等宜終身佩之因向文柔道我有一對你可對來隨念道

剛故克以柔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文柔對道

仁者必有勇鷹鷂之逐惡無禮耳

素臣點點頭古心責其不工素臣復出對與文訥道

三緘名勒金人背

文訥應聲而對道

五色毫揮玉案頭

古心又嫌其不現成素臣道二姪年幼也就難爲他了大姪當蜚聲栢府二姪當按藻蘭臺此二對足以爲他日之券矣老襟丈勿笑弟之狂言也席散後洪儒素文先後辭回古心自往博古軒去素臣方回安樂窩未能自吳江而回呈上梁公書札水夫人拆開看時上寫着

敬啓者崑崙押衙非

表兄所屑爲而以聖賢之心行豪傑之事烏膠續斷蟻命回生感激涕零

罔知所報惟祝指日

賜環致

君堯舜更以原道一篇措諸實事

前紫言志後拂進規

俾四海蒼生均出水火而登

衽席以大遂吾

兄之素志耳傳訛之言

弟

雖不爲所惑而時復書空咄咄魂夢不安讀

來札備悉一切喜乃欲狂矣

尊寵旣多毓麟更易

更字冒龍兒前言

奉上回生丹三十九以備臨產之用

寄令姪銀作

弟

暫借即日面交矣

劉虎臣兄得援把總駐防乍浦

三日前有書接眷赴任

大嫂認係

劉兄親筆兼有女使迎伴欣

然而去吾

兄勿更爲慮念也專此布覆附請

姑母大人金安暨

闔宅安吉餘不觀縷

素臣表兄大人 如手

愚表弟水唐頓首具

水夫人看完向璇姑道喜將書藥遞與素臣說道汝妻妾俱已懷孕此丹乃保產靈丹我從前受過無藥無穩婆的虧今得此丹不啻百朋之錫矣賞放未能出去忽然的滿天烏鵲紛紛落地成羣作隊都飛入房也不顧房內現擠滿了人成十成百打着團接着翼黑壓壓直裹進來秋香怪叫躲入後房衆丫鬟俱大驚失色 奇峯忽起 咄咄怪事 正是

烏鵲知機參造化

聖賢謹獨位乾坤

總評

水滸傳諸罡煞上山每先立功錦囊打雌雄二虎似襲其意而非但打雌雄二虎實爲闢洞得藏生根則水滸之意極淺此書之意極深禿虎之橫極矣非得錦囊以殺其勢不可噉了一聲說道好臭雌虎亦不得發威起勢讀畢爲之撫掌稱快

素臣面熟却想不起那人那人亦細看素臣此必有故而卒不可得書中每多如此悶人之筆天地間凡是好書必有悶人之筆但不若此書之觸手卽是耳

孩子憊賴素臣且爲所愚可欺以其方也而非受此欺不貪泉何由

而得俗傳藏銀有神此孩子其卽守藏之神也歟

石壁如何打得開緣恃有神力也而屢作欲罷之勢則又作者設身處地一定情理不徒行文中曲折也若一味蠻打絕無轉關便成一莽夫矣

水中攬出白蛇常事耳而蛇頭一擊粉碎如水晶玻璃散落如雨則奇之至者矣蛇頭已碎蛇尾尙能帶素臣手入泥皆屬極無情理之言而結歸藏銀則又似有情理真文家之寶

銀爲賑飢而設賑飢又爲民變而設激變之人已伏於回首分銀被救之內禍福倚伏之道文章聯絡之法兩擅其勝

素臣除滅佛老去數千年之大害正億萬世之人心其功無偶所當集賢備福以報之卽居處之未亦非常人所得同者故浴日山莊別有天地以供母兄妻妾之隱遁游賞而猶必開闢溫泉芝室以極其心而悅其體所以勸人點異端崇正學之意深切著明矣迨後南北賜第皆視此加勝則此回又一百十八回及一百三十七回之蒿矢矣歟

柔訥兩對雖平爲龍鳳麟鰲之蒿矢此先河後海古文之秘

烏鵲入房打團捲翼是何緣故讀者澄思片刻再讀後文方不辜奇書方是能讀奇書者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正字卷之九

第六十二回

浴日山設卦禳風

不貪泉藏銀賑粥

水夫人道鳩知兩鵲知風鵲不避人而羣飛入房必有疾風此推物理素臣道

孩兒夜觀乾象見歲星箕宿光芒四射飛蕩異常亦係大風之兆此占田天象

氏道數月以來天氣閉塞塞久必通其為風兆可知此揣以意素娥道今年厥

陰司天原主有風此記載而兼以術湘靈道天外奇談出名絕佳載西晉時有鵲數萬

飛入人家卽有三日大風拔木飛石吹居民數百家入海之變此搜記載璇姑

道奴幼時聞乍浦地方有大風吹入上天吹屋入海也說是三日前有飛

鵲之異此述傳聞難兒道奴見鵲飛入房袖占一數風起應在戌時至次日辰

時即止主有大災二相公當設法禳救此測以術而并議禳救開出後文設卦立旛諸事最有變換素

臣正待回答秋香跑出來道木四姐說是今日戌時起風是一些不錯的

奇峰忽聽素臣道這又奇了你這了頭如何知道秋香道天要發風秋香兩腿

隔一日前先就發癢濕氣則兩應之風氣則風應之天人一氣確鑿可據而世人昧之習焉不察一經拈出便若觀火道不遠

人豈虛語時刻不錯昨日戌時腿上忽發奇癢故此知道小蹊掩口而笑水

夫人道老身推以物理玉佳徵諸天象媳婦們或以意揣或以術推或搜

記載或述傳聞皆不若秋香之近取諸身也將眾議約總收入秋香一議絕妙文情人身一

小天地未有天時變於上而人事不應於下者中庸云致中和天地位焉

又云至誠如神天人志氣感應之間本有絲毫不爽者祇緣私欲錮蔽把

得之於天者喪失盡了遂致與天相絕若果清明在躬則即人即天豈有

不前知的秋香雖不知這種道理而因癢知風即愚夫婦之與知與能天

人感應不爽之處比玉佳等推測之術近而可徵確而有據也素臣領受

指示歡然頌歎鸞吹匆匆辭去素臣因命文虛等傳知山內莊僕各出人

夫到山口搬運土石排列八卦方位乾兌獨高艮坤獨大震坎卑巽位

平棚復用白堊塗飾以鎮壓之離位寬濶漫散以洩母氣素臣設法皆本五行非一切邪

術可吩咐莊僕於各家門首在東南方植立長竿二枝一黃一白黃竿上

掛一黃布長旛白竿上挂一白布長旛即刻豎立以禳風災此即乾兌獨高艮坤獨大

之意前人有以此救護園中花木者况有八方卦位其效可知各人俱似信不信的紛紛趕辦至晚已俱

完備到得戌時果然刮起風來雖不至拔木發石倒壁推房却也把門牕

戶闔開闔擊撞不絕聲響不說無風偏說有風最妙古心夜課已畢要洗澡安寢秋香

正提着一桶水到博古軒去從璇璣樓經過恰被風推轉一扇窗榻兜桶

一撞將水打翻秋香啞嚶道二相公使得好神通反把風弄大了前回後半至此

俱用秋香插譚小躔私問璇姑道鵲飛入房太太等俱說是風兆今果應驗但獨

許秋香腿上發癢之說奴所不解爺到山口去排設八卦怎還有這等大

風璇姑道太夫人嘗講天人一貫之理說人受理於天地以成性受氣於

天地以成形故云人身一小天地當未生以前是天既生以後是人未死

以前是人既死以後是天天與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劃然分水如土委地故人事

辨於下則天象乖於上子感而母應之也天時變於上則人氣逆於下母

感而子應之也一字秋香發癢之說太夫人原說他不知這種道理而天

人感應之理却於此見端察識而擴充之即可以前知可以位天地孔子

六十而耳順大舜善察邇言故有此一番議論當機指點隨事提撕也至

排設卦位而此時仍發大風則或係天意不可挽回說理圖足或係已殺其勢

山外之風較此更大也未可知小躔方始心服應前掩口而笑次日清晨璇姑到

安樂窩問寢只見文虛進來稟說山內各莊僕在外叩謝說昨日一夜大

風山外村莊吹側房屋壓死人口牲畜無數田禾刮打無存沿港人家更

有把人都吹上天去沒有蹤影的我們山中雖也有風人畜田房俱無傷

損感激二相公要進來叩謝哩素臣回了出去水夫人忙打發容兒去問

候鸞吹姑嫂并東方旭那邊吩咐田氏從今日起家中不用葷酒我的早

晚二膳俱用素菜一碗不可多品帝王遇災尚且減膳徹懸何況我等仕

宦之家

吉凶同患非持齋也

因蹙額道田禾盡傷將來窮民俱要餓死卽素食亦不

安耳

折進一層最好

田氏應諾素臣沉吟

已伏代賑賑賑

當日早膳水夫人處卽用一碗

蔬菜合家大小更不待言早膳甫畢鸞吹差未能來問候水夫人連忙喚進未能叩稟道昨夜大風城裏人家房屋大半倒壞我家及東方老爺家那樣堅固牆壁也倒塌了許多城外小戶人家有連人連屋吹到空中去的門窗戶闔在半天飛舞就如紙張一般壓傷打壞的人不知其數休說未能七八十歲老人都說是目所未見耳所未聞莊上房屋雖也堅固却在曠野山谷之中小姐好不擔心一早叫未能趕來方纔在路上遇着容兒知道姑爺設法山內俱得保全把小人就喜壞了水夫人大喜道我便恐兩家被災故叫容兒進城據你說來不過倒壞牆壁這算是平安的了只是城外受此奇災聽來慘然可知道本縣官府現在如何查辦呢未能道新官不比當初任老爺是愛錢不愛民的雖不知目下怎生查辦大約是不能替百姓做主的呢素臣因把不貪泉中藏銀之事密稟水夫人道縣官既不愛民那先發後聞的事斷不能爲若待文書往返這些災民已填溝壑了

爲民牧者須知孩兒意欲將那藏銀代行其事不知可否水夫人大喜道這是極好的事但你我潛蹤於此豈可如此張揚不若通知東方親家令彼出名爲安你前日取不貪二字我還認在貪泉及不溺於境上取義原來是取杜甫夜識金銀氣之意素臣道孩兒主意也是如此因卽坐轎叫未能跟着趕進城來見了東方僑將心事說知東方僑大喜道豐城百姓何幸得遇先生起死人而肉白骨當先爲叩謝跪下便拜素臣攙挽不及

同拜了起來東方僑道博施濟眾而不居其功不有其名在先生固為莫盛義舉莫大陰德而弟覩然冒之則萬萬不敢還望先生另商素臣道此事非老先生斷不能行一則分位德量人所素服二則竇從僕佃足供使令晚生即不為潛蹤起見亦屬無從周章倘可另商又何敢冒瀆東方僑道先生居其名則弟不務助力若欲使弟冒名斷斷不敢素臣道富貴浮雲區區阿堵中物更何足道老先生當以人命為重此言足以感動東方不宜拘拘於此東方僑沉吟一會慨然道弟亦非重視阿堵而盜名欺世實有所難但人命事大惟有將先生此舉焚香告天默表此心暗用趙一面仍作設法公捐以免獨為君子而已因請設施之道素臣道依晚生愚見老先生當先會縣公但說明設法公捐不動系毫國帑却不要他派差出票反致

掣肘滋事

此第一要旨

一面於親族賓從中擇其信慎有才者

二事缺一不可

分路挨

村查造貧戶生名死口確冊一面差人買木做樁買米備賑多僱人夫連夜斂埋這未能誠實可托晚生帶來聽憑驅遣如今先着他搬運銀兩過來老先生當上緊趕辦早一刻則災民生死俱免遲一刻則災民拋露飢寒也仁者經濟之言東方僑連聲遵命復請教道現在做棺將來蓋屋需木甚多遠處購買緩不及用本縣止有牌店十家大約須盡數買之方得敷用奸牙擡價必百倍高昂將何法以杜之切煮賑一事每事開厥既不能挨村分散而赴領者多擁擠必甚小則倒仆狼籍大則搶奪開闢將何法以弭之切問二問即可見東方諳練素臣道木牙遇此風變木價已長當趁此未甚長時分遣十人同時入店同時交易使彼各不及知各幸其貨早脫再販漁利而

一店買完卽十店買完無從擡價矣煮賑之法惟在分而速真筋查驗之

時卽按口給與粥籌紅綠分記循去環來赴廠領粥各廠須於大寺院中

安設前開一門令其魚貫而入內於廂房或廊堦橫設檔木檔木之內連

排一二十缸隨空處交籌卽此領粥換籌粥杓分設大口一杓小口一杓

計口數杓與領換既畢卽令由後門而出不使復走前門如此則人既分

散事復疾速無從擁擠卽無從鬩爭矣真筋但有一件最要畱心的於東

問外抽出一是煮粥夫役最善偷米不監看下鍋則乾米必去但監看下

鍋則濕米必去此非經粥遂稀清若再暗用石灰稠粥以遮蓋偷米之迹

此係粥更要壞人鬧廠之事亦往往由此非選擇妥人刻刻監看不可東

方僑擊節歎賞道君子可大受而不可小知先生真可謂本末兼該精粗

畢貫者矣弟當敬謹奉行素臣疾忙回家將不貪泉內藏銀發起命莊僕

二十人各用稻籬每籬裝銀十錠上蓋破衣先發二萬兩進城吩咐未能

在路與莊僕說銀子是東方僑窖藏與我無涉東方僑收銀了子依了素

臣指畫分頭查辦他原是一個有作用的大臣又肯實心經理做得井井

有條不遺不濫把一縣災民都向溝壑中移置衽席從白骨上生出肌肉

來那一種感恩之念也就非常激切也有寫着長生祿位紙牌朝夕禮拜

的也有門首插着天香早晚祝頌的也有向家堂竈君前通陳望他啓奏

天庭的加以愚民無知多半合掌念佛村農鼓腹到處造出歌謠更有在

東方門首經過磕頭致謝之人一人磕起十人相效每日竟有百十人磕

頭儼如京城前門關帝廟一般來往之人十停內有一二停在門外磕頭



而過極嚇得東方僑戰汗直下忙寫說帖敘明賑銀係通縣士民公捐本

宦不過經理其事慎勿錯認之意遍貼城市又吩咐門上人逢人分說極

力阻止眾人雖也不信却因此稀疎了些東方僑感激民情愈加認真請

古心到家管了總帳自己不時赴廠查察竭盡心力為之素臣想風災止

於一縣靳仁之事一發便禍及天下蒼生躊躇數日猶必躊躇數日非懷安也將母之念難於

耳來稟水夫人道目今時勢如厝火積薪忽然一發便有燎原之勢孩

兒受東宮知遇之恩義同休戚若止株守山莊待至禍發之時卽焦頭爛

額亦無及於事意欲慶過母親大壽卽潛遊各省熟識山川險要察探逆

覽窟穴遇便物色未遇英雄解散奸人黨羽以為曲突徙薪之計孩兒現

有一子妻妾現俱懷孕後嗣不致乏人此縮脚語已見捐軀意但此去必志經年久

離膝下有乖子道事在兩難水夫人正色道盡忠卽所以盡孝豈可視作

兩途你受東宮厚恩捐軀以報係分內之事何得以我藉口有你哥嫂在

家你妻妾俱賢不憂侍奉無人語語決絕最其致身但若仍似從前賈血氣之勇為

行險之事從并救人則身死無補忠孝何在為素臣下頂門一針是所憂耳素臣跪

地涕泣道孩兒在省中受母親教訓銘刻在心此去若還似從前所為豈

猶人類乎語亦決絕以寬母憂水夫人道你能以前事為戒我便放心初五日是我

生辰初八日丁祭聖人於初九日長行可也日長行亦以決絕素臣留戀原來水夫人

是八月初五日生辰素臣是九月初五日生日整隔一月田氏是九月初

六日生日夫妻接連二日璇姑是三月二十三日生日素娥是六月二十

四日生日湘靈是九月二十五日生日占着春夏秋三季月日數亦各降

一日點清各生日自不可少水夫人本是五日整壽因在窘邊避難之時故不張揚

只作散生辰過之水夫人復囑咐爲木四姐留心擇婿素臣蹙額道木四姐女中褒鄂欲求其偶如古之賀若弼李藥師一輩人方爲佳配今人中豈能易得若草草配一庸俗公卿便埋了他一世實是一件難事水夫人道天生異人必有位置你只到處留心自有機緣湊合凡事詎可逆料乎素臣領命是夜宿在田氏房中將出門及代木四姐擇配之事說知田氏道婆婆在家自有奴家及大姐們侍奉加以木四姐百般承順可以放心但木四姐之意專屬官人若代爲擇婿恐非所願素臣驚問道木四姐端莊貞靜不苟言笑你怎說此話來田氏道這也是奴家猜想非有形蹟四姐日常議論以官人爲古今第一人物口角津津有如飢渴其待婆婆如婦之事姑待奴家如妾之事妻婆婆每爲籌及配耦彼卽以情願終身伏侍爲詞剴切辭謝奴故知其屬意官人官人倘可俯從妾身當稟知婆婆玉成其美一則婆婆得一賢婦二則官人添一賢妾三則國家有事官人得此腹心羽翼尤可報效朝廷素臣道木四姐韜鈴勇力宜配賀若弼李藥師一輩人豈可辱爲妾媵况彼視婆婆如母婆婆視彼如女尤不可妄議及此彼係功臣之女沒人掖庭我爲畱心訪擇得有佳耦卽當奏知東宮以令旨賜婚豈知此言竟成反讎將來國家有事何嘗不是我之腹心羽翼乎田氏唯唯次日素臣入城辭行先到未家洪儒正在監看工匠修理各處房屋鸞吹已被東方僑接去不在家中素臣向鴻儒說知遊學之事匆匆作別到東方僑家來東方僑往鄉未回鸞吹出見說道公公因賑事不時往

鄉查察故把愚妹接來掌管家事母親處一向失於問候素臣因把遊學

之意說知與洪儒不同以遊學之意非洪儒所得與鸞吹道二哥丈夫之志非愚妹所能知母

親既容哥哥出去自然該出門的了篤信聖人只是二哥所得藏銀若干賑粥

造房諸事正無盡期二哥出去公公豈能獨任可曾打算一個全局呢素

臣將洞中遇蛇之事述知因道愚兒所得雖未 兌見數但手所持一錠

明明刻着百萬二字筆應此番查注貧難各戶止十萬餘口統計大小以每

日每口約需米七合計算每日需米七百餘石每月需米二萬餘石自前

七月至明年麥熟之期止約有十月約需米二十餘萬石加以一切諸費

約需銀三十萬兩前五次已發銀十萬兩過來將來陸續再發二十萬兩

即可給局望賢妹勿慮也鸞吹大喜道原來二哥所得藏銀竟有百萬賑

事可以無憂愚妹前在洞中坐湯並未得見初五這一日來祝母親壽誕

定要拭目了不特拭目并可漱口素臣復向書房內去見了古心告知遊學之意

古心道你受東宮厚恩正該及時圖報況母親既要你出門則盡忠即是

盡孝更自不容留戀我不日回家上壽就替你送行便了素臣回家到了

初四這一日率領妻妾勸水夫人開葷水夫人見災民得所知道各處賀

禮俱有酒肉勢不能却來祝壽者亦不便待以素席因許於初五日開葷

初五日黎明古心告假回家鸞吹隨後亦到鴻儒監工不得脫身素文懷

孕不來俱托鸞吹致意打發了鬟送禮是日鸞吹難兒祝過古心阮氏一

單素臣田氏一單璇姑等三妾一單文柔等三孫一單俱八拜慶祝然後

文虛文嫗一單其餘婢僕皆撤單環叩落落數人何足鋪敘不知正為六十八十慶壽時地步黃河之水始

於濫觴合前後文讀之其妙自見

設席安樂窩合家歡宴撤席後各女眷齊至香泉坐湯

坐畢鸞吹要看藏銀請了素臣來素臣在外洞牆腳邊撥開些浮土露出那一窖白鏹錠錠俱是元寶可鑿作怪素臣見的明明是一窖元寶鸞吹等却見是一窖清水秋香道二相公哄人耍子哩那裏有甚銀子因走近前去把手在窖內去掬起水來放手不迭的喊道好冷水冰得人手掌生疼素臣道可請太夫人們都來看是銀是水水夫人等俱在紫芝石室中坐譚秋香來請遂一齊起身木四姐攙着水夫人先至一眼就看見牆腳下露着明晃晃的一窖白鏹鸞吹道這一窩泉水二哥說是銀子女兒看去却是清水故請母親嫂嫂們來一辨水夫人近前看時見一錠錠俱是元寶因有二錠面上鑿着字蹟便去取起看是百萬二字知素臣所言不虛因復擲下命素臣蓋好鸞吹嚇得目定口呆問阮氏等所見是銀是水阮氏田氏俱說所見是水璇姑素娥湘靈俱道明明是水怎太夫人用手一探就探出一錠元寶來冰絃等衆了鬢不消說所見是水水四姐見阮氏等俱說是水不便獨異也就隨口道是水只有小驪說也不是水也不是銀却像是一窖水銀有見銀者有見水者有見銀而說水者有見非銀而非水者參差變幻盡致竭情元之又元幾乎元殺秋香與他爭論小驪道若說是水沒有這樣白亮又粘連一片的若說是銀沒有這樣軟活又不成錠的不是水銀是什麼呢水夫人喝住二人不許爭辨因全進裏邊向鸞吹們道物情變幻世事無常此見爲銀何必不彼見爲水今日見以爲銀安知異日不見以爲水是水是銀無關輕重見銀見水亦何用驚疑老身固見銀之人不難與水例視爾等皆見水之

人又何必與銀殊觀議論名通極矣却頗似釋氏葫蘆老莊齊物倘係理欲分途各持一見便

當著意研求務歸一是若此等銀水之殊付之不論不議之列可也得此一段

正論便并前論皆成精實鸞吹等俯首受教是晚素臣宿在湘靈房中將起來的時節

湘靈叮囑倘若進京千萬去見我爹爹母親寄一平安書信下來素臣道

前日在大姐房裏也囑托若至浙江要訪問哥嫂二姐也說他有一兒發

配廣西不知生死要我畱在心上補筆最妙這都是生員切己之事昨日抄上

岳父已陞浙江道御史隨手又補一事此時言路如何可居我若進京還要勸他

告病以為保身之計不知你意如何湘靈道相公所見極是爹爹年將半

百兼之子嗣原應早作歸田之計素臣道若說無子我更有一言欲勸岳

父置妾蟬聯而出波委雲屬只恐犯岳母之忌但寧吾言而不用母能用而不言亦

當婉轉達之湘靈道母親原是明理之人從前還想自己生育又有奴姊

妹二人膝下侍奉如今年已加長膝下無人若得相公力言自無不允之

理倘得生子接宗皆相公之賜也初六初七兩日素臣與古心齊宿外書

房初八日望空拜過聖人即有東方僑未洪儒備着酒殺撥冗來送素臣

致謝即留入席東方僑提及賑事說道麥熟前所需之費俱取足於先生

已據小媳告知但恐麥收復遇災祲當為奈何現在尊府已有訪聞傳說

欲將弟名題獎倘真如此弟不媿死亦當愁死又為奈何望先生有以教

我素臣道晚生所有之物令媳確知其數設麥收有變尚可續賑至慮及

題獎惟有公捐為詞竭力辯辭而已東方僑感激領教又囑倘至都中務

必令小兒早些給假完婚素臣應諾復與洪儒敘別席散送出是夜歇在

安樂窩中水夫人講解忠孝仁三字田氏等列坐兩旁隨同素臣恭聽水夫人將三字實義逐細詮解由淺入深由小至大精粗畢貫中邊俱徹然後講到此三字同條共貫又各有分限處來道仁者人也人受中於天即有此仁非此仁無以為人仁於事君即忠仁於事親即孝本是同條共貫然何以墨釋之仁即為無父孟子云令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則必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即性中自具之仁也然使其乍見父母將入於井則怵惕惻隱之心必百倍激切於路人可見同一性中自具之仁其輕重淺深自有差等

發前人所未發四子書第一精要之語

墨氏愛路人與愛親無異釋氏冤親平等

但知性中有仁而不知有輕重淺深之別此所以失其本心而為無父之教也

鐵案山招

孝子不登高不臨深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而墨則摩頂放踵釋

則削髮鬻鬚甚且有割肉喂虎之邪說矣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大本已失枝葉何從而生此知仁而不知孝之弊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故資於事父以事君則移孝作忠而盡忠即所以盡孝處常則靖共夙夜處變則殺身成仁君者親之君也成仁即以成孝若守定省溫清之小節臨深履薄之常經臨難苟免貪生舍義在國為亂臣即在家為逆子此知孝而不知忠之弊也趙苞之忘母死戰稽紹之忘父事讐操切以抗顏而激成已甚之禍慷慨以受托而置諸危亡之途此知忠而不知孝與仁之弊也但這三字俱要一慎字貫之慎則有成無毀不慎則有毀無成冒昧圖功僥倖成事激烈致禍疎略淺穢一敗塗地身死名辱仁不成仁忠不成忠孝不成孝矣當切記之

頂門一針素臣等津津聽受不知不覺東

方已白各自盥洗過了用了早膳素臣拜別祖先及水夫人兒嫂過與鸞

吹等作別鸞吹等各立奉一爵以壯行色共是五隻大杯獨空難見冰絃

將盤托上只見那五杯酒登時化作五杯鮮血唬得冰絃究有嫌別兩手俱顫鸞吹

等俱大驚失色雖是舊事但覺新鮮正是

飢餐几上肉初炙 渴飲刀頭血正流

總評

中庸至誠如神一節頗似老釋家說玄說妙得水夫人之論以常理

實之乃不落邪解不墜妄見璇姑更推說天人志氣合一感應之理

直可載入集註一洗前人注疏之陋

水夫人遇災減饒是聖賢吉凶同患非佛菩薩平等慈悲

買木之法尙是小慧散賑則綽有經濟矣監看煮粥一條尤見細心

地方有司當錄一通置座右以備不虞

見銀見水何以各異且有小蹊之似銀非銀似水非水尤足令人怪

歎水夫人銀水之論疑有夾襖老釋話頭而理欲分途一段一字一

金遂使前議亦成確論真奇文也

水夫人素臣見銀秋香見水無論矣何以田氏等俱見為水不及天

淵井不及小蹊之似銀非銀似水非水耶其故直至百四十七回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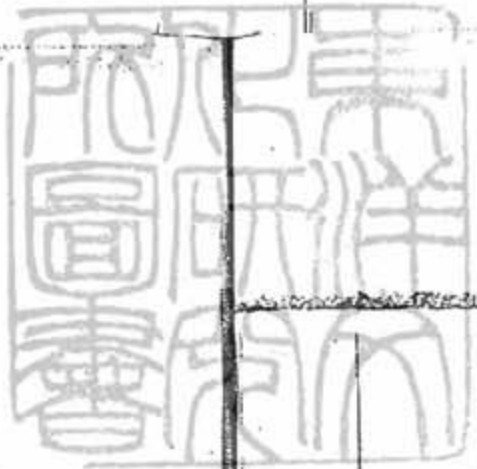
於天淵口中點清真不怕看書人急穿腸子也

宿三妾房皆有所囑若各為敘述便覺呆板故合併於湘靈房中敘

出何等靈活素娥之兒伏筆更佳

忠孝仁三字講得如此貫串分別可入先儒語錄性中之仁其輕重
淺深本有差別尤發前人所未發為子與氏功素臣之得闢邪主腦
者在此切勿草草讀過埋沒千古寶訓

吾儒重仁墨釋亦重仁仁在性中何云釋氏不知有性惟不知性中
之仁自有差別故視其親如路人而陷於無父之教發宋儒所未發
與後文講庸字均屬開闢之論



所
圖
書

